

人類對鬼，總有過多的好奇心。

A handprint is shown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appearing to be pressed into a dark, splattered surface. The handprint is white and stands out against the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The fingers are spread, and the palm is facing forward. The splatters around the handprint are irregular and jagged, giving it a ghostly or mysterious appearance.

我的校園 有鬼

素蘭靜語、洋洋

同學！當你考進C大，還必須住進宿舍時，
請……自來多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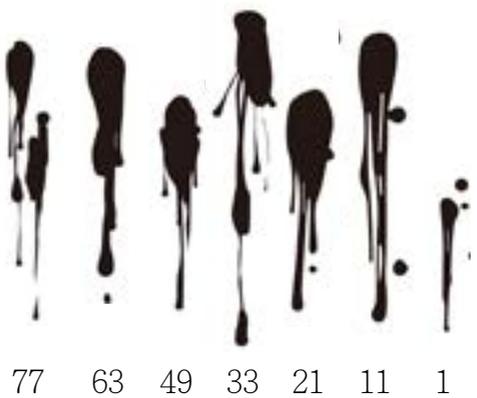
前言

你一定見到鬼了……

沒事不要接近池塘，不要太晚回宿舍……

還有，晚上最好關緊窗戶……

在學校裡，千萬不要提到『鬼』這個字，盡量不要單獨上廁所，尤其是夜校生，放學後最好趕快回家去，千萬不要注視沒有人上課的教室，倘若看到奇怪的東西，最好當作沒看到，千萬要管你的好奇心，否則……一切後果請自負！



女生的宿舍 之越想越怕

作者：素蘭靜語



女生宿舍之越想越怕

據說，這棟宿舍的許多女生夜裡上廁所時，都曾經看見一位穿著白衣的女孩。

傳說中的這間洗手間，是很老式的那種，從正門進去，是一個幾平方米的小房間，裡面有一條長長的水槽，水槽上有七八個水龍頭，供學生在此洗衣服。小房間側面，開著一個小門，小門內是公共廁所，一共有六個蹲位，分佈在廁所兩邊；全部由水泥砌成，敞開著口，沒有獨立的門。

這天夜裡，某間寢室的一名女生突然內急，又害怕洗手間的傳聞，不敢上廁所。在床上輾轉許久，終於不能忍受，下了床，一個人慢慢地朝洗手間走來。

洗手間內的燈光十分微弱，而廁所裡的燈則早已壞掉，一直沒有修理好。這位女生走進洗手間，心裡已經有點忐忑不安，再走到廁所門口時，只見裡

面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她在門口站了一陣，猶豫許久，終於還是生埋需求克服了恐懼心理，走了進去。

廁所裡雖然沒有燈，但是她對這裡非常熟悉，便很自然地走上右邊第二個位置；這是她平常習慣使用的位置。

從地面到蹲位有一級台階，由於裡面很黑，常常有人在夜裡走到有人的位置上，十分尷尬。這名女生在上台階前現仔細地朝上面看了看，藉著洗手間內傳來的朦朧燈光，確定裡面沒有人，這才上去。

蹲位雖然沒有門，但是設計得十分封閉，人蹲在裡面，外面的人只能看見裡面人的頭部，何況廁所非常黑暗，根本看不見其他位置的情況，因此這名女生並不能確定其他位置是否有人。

她蹲下去之後，忽然想起另外一個十分流行的傳聞：在廁所的茅坑里，會有一隻紅色的手伸出來，找人要手紙。

她本來不該在這個時候想起這個故事，但是人的心理就是這麼奇怪，她

越是害怕，就越是忍不住要想。

然後她立刻低頭朝茅坑裡看去；這廁所非常老式，茅坑依舊是水泥砌成，並非沖水馬桶；還好裡面並沒有紅色的手伸出來。

她為了不害怕，便朝她所在位置的外面看去，想看到一點洗手間傳來的光，獲得一點安慰。這樣朝外一看，她最先看到的，自然就是對面的位置。對面位置的情形，讓她的心猛地一跳，全身剎那間迸出了冷汗。

那裡，從那個位置裡面，彎彎曲曲拖出一道雪白的衣裾，一路拖下來，沿著台階，鋪成流水般優美的形狀，極其華美自然。這女生立刻忘了茅坑裡的手的傳聞，轉而想起關於這個洗手間裡吊死的女生的事。她緊緊盯著那幅衣裾，想確定究竟是否自己看錯了。那衣裾不僅紋理清晰可辯，起伏之間質感分明，顯然絕不是看錯。

冷靜，冷靜，世界上當然沒有鬼。她拼命地安慰自己。

接著她推測可能是對面有位女生在上廁所，然而這裡存在幾個問題。如

果對面確實有人，為何這衣裾一直動也不動？為何在她進來時那人連招呼也不打？女生們膽子都是很小的，深夜上廁所，能夠碰見同伴，絕對是要打招呼說話以壯膽色的。還有，如果對面有人，即使是再不講衛生的女孩子，穿著這麼白的長裙，總該會有一點愛惜，絕不至於任裙裾拖在廁所裡地面上而毫不理會。

想到這裡，她頭皮一陣發麻，腦子開始不受控制地胡亂想，睜大眼睛猛盯著那個位置，生怕裡面會突然走出一個面色蒼白的白衣女子，又或者突然從天花板上垂下一雙慘白的光腳板。

那個位置一片漆黑，除了那幅流瀉的衣裾，什麼也看不見。

這女生盯得久了，脖子有些發酸，但是她不敢轉過頭去，她害怕再次回過頭時，面前突然站著一個人。她就這樣一直盯著，為了消除恐懼，開始輕輕哼歌。她的歌聲，又輕，又細，在寂靜的廁所內突然響起，反而更加增添了恐怖氣氛。她自己聽得害怕，立時停住不唱。廁所又重新恢復安靜。

而對面的位置一點反應也沒有，這使她更加肯定，那裡絕對沒有人。

終於解決完生理問題，她慢慢地站起來，目光一刻也沒有離開那衣裾。當她完全站直的一剎那，那衣裾突然消失了，地面上漆黑一片，什麼也沒有。

她嚇得幾乎要立刻離開。但是，她又是個絕對不相信鬼神之說的人，一個人可以不信鬼，卻總免不了會怕鬼，人心就是這麼矛盾。她不能接受這廁所真的有鬼這種事。

她呆立了幾秒鐘，又原地蹲了下去，那衣裾又出現了，形狀絲毫未變。

似乎沒有經過大腦思考，那一瞬間不知從何而來的勇氣，她飛快地從上面走下來，走到對面位置前，探頭朝裡望，裡面空空的，沒有人，也沒有鬼。而那幅衣裾，自從她走下她的位置後，便再沒有出現。她在對面蹲位前尋找許久，地面上除了濕漉漉的水，再沒有別的東西。

她的勇氣已經差不多消耗盡了，只是她明白，如果今夜不弄清楚這件事，她恐怕以後再也不敢上廁所了。想了想，她又回到原來的蹲位，蹲下去，果

然，衣裾又出現了。如此往復數次，她已經可以肯定這是光學的奇妙現象。只是，是什麼光造成的呢？

她這樣想著，四處尋找光源。除了洗手間的燈光之外，廁所裡開著一扇窗，那窗很高，幾乎接近天花板，銀白的月光從那裡穿過，她估計了一下角度，月光照射時，恰好投射在衣裾的部位。衣裾就是這樣形成的。月光攤鋪下來，在階梯上形成彎曲的形狀，彷彿衣裾。是的，一定是這樣。

只是月光為何會那麼有質感？為何有了月光，廁所裡還是如此黑暗、什麼也看不清楚？這女生還有諸多疑問，但是她強迫自己接受了這個說法，匆匆離開廁所。

走在走廊裡，被冷風一吹，她驀然想起一件事，最後的膽量在剎那間崩潰，她邁開大步狂奔回寢室，整棟樓都能聽見她劈啪的腳步聲。

她想起，廁所裡根本就沒有任何窗口，自從那名女生在窗口上吊自殺之後，窗口便被封死了。

哈哈。。。親愛的讀者們，如果有一天你在這所學校遇到了奇怪的事情，相信我，這不是巧合。也許你已經被「他們」注意到了。

小心點！因為。。。這，你後面是誰？

白色女鬼

作者：洋洋



白衣女鬼

那是我還讀中專的時候，因為學校離家裡太遠了所以我只能選擇住校。我們學校建在一個郊區的山坡地下，學校的後面就是山。

宿舍在教學樓的臨街，說是街道其實只有三四米寬的馬路對面。在宿舍樓的北面任意一個窗前，就可以看到教學樓後面的山上，到處都是黃土堆起的土墳包，每個墳包的上面都有幾個破舊的花圈，每當夜晚伴隨著學校的路燈還可以清楚的看見墳包上的石碑。

尤其是風雨交加的夜晚，一切讓人感覺有些毛骨悚然。我們學校是學習農業的，教學樓里有幾間給動物做解剖的實驗室。那裡面藏著一些動物的標本，器官，骨骼之類的東西。還好是動物的，如果是人的應該更覺得嚇人。都說學校是一個不太乾淨的地方，聽往屆學姐說過我們學校原來是個醫院，後來改建成了一所職業中專。

那個給住校老師的宿舍樓原來是醫院的太平間，那棟宿舍樓的大門前擺放這兩隻大石獅子，說是用來鎮邪用的。

晚上下了課，吃過晚飯後最有意思的是大家湊在一起講一些鬼故事來打發時間，感覺既恐怖又刺激。當然，晚上要去洗手間的時候也是既忐忑又刺激。一個宿舍的學姐講了一個真實的靈異事件，那是一個夏季的夜晚，寢室里悶熱的讓人睡不著。於是幾個學姐就決定到寢室的陽台上坐著涼快涼快，她們大概三個人坐在那裡還不算擁擠。雖然外面也沒有什麼風，總比屋子裡透氣。她們三個怕吵到宿管阿姨來了不讓她們坐在陽台上，於是大家都沒有聊天。

女宿舍對面是男生宿舍，中間有一個小操場，寢室位於宿舍的一樓，坐在陽台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外面的一切。就這樣三個人坐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大部分同學早已進入了夢鄉。忽然小操場中間出現一個白色的物體在原地打轉，白色的毛茸茸的東西。是兔子嗎？我插嘴問道。

學姐讓我聽她講完，那個白色的小東西忽然越來越大，最後變成一個穿

白衣服的女人朝她們三個詭異的一笑就消失了。

那慘白的臉，三個人同時看到了。她們互相給了對方一個眼神就趕緊從陽台上下來回到了自己的床鋪上。怎麼學校裡面會有這麼一個女鬼呢？原來咱們學校還有這樣一個傳說。據說那是剛建校的初期，學校里有這麼一位年輕的男老師，這位老師長相斯文性格儒雅，對學生們也挺好的。

慢慢的班上一個女生喜歡上了這個老師，從開始的暗戀到後來的主動最求。這位男老師的家是外地的所以他平時下班就住在教師宿舍。這位女生為了接近他經常借著問作業題的功夫出入老師的宿舍，一來二去兩個人還真的好上了。

直到這個女生意外懷孕，事情也就敗露了。

女生還不滿十八歲，就做出這樣事兒而已還是和自己的老師。一時間這件事情被鬧的滿城風雨，直到男老師的妻子來到學校狠狠的打了那個女生，其實女生不知道這個老師已經結婚了。

最後男老師被學校開除了，女生承受不了這個被輿論的壓力，或者是結束不了被男老師欺騙。最後她選擇爬上學校教學樓的房頂跳樓自殺了。她死的時候身上穿著一件白色的連衣裙，鮮血腦漿賤了一地，樣子及其淒慘。

好了故事講完了我當時有點兒同情這個女孩兒，我看了看表快六點鐘了，我準備去教室上自習了。穿好衣服，我看見宿舍的人都沒有人動呢？

原來她們班級都不用上自習，沒辦法我是新生可不敢這麼任性，自習我還是要去的。要說那天怎麼就那麼趕巧呢？冬天五點多鐘外面已經漆黑，來到室外北風嗚嗚的在耳邊響起。

今天這是怎麼了，自打我從宿舍樓出來就沒有看見什麼人。難道就我自己要去自習嗎？沒辦法作業沒有完成呢。我就這樣去往了學校的教學樓，這一路也沒有一個人。我以為大家已經到了教室呢？學校的操場上，過道里也沒有看見一個同學，反正今天是出奇的怪。

當我走到教學樓的樓下，忽然想起師生戀的那個女生就是在這裡死的。

忽然颯起一陣陰風，我頓時感到雞皮疙瘩起了一身，當時我是害怕了，如果不是自己頭髮長就得都豎起來了。我想快點兒離開這裡，加快腳步走進了教學樓。乖乖教學樓里也沒有一個人，每間教室都安靜的異常。教學樓里除了我空曠的腳步聲就寂靜的有些嚇人。

我後悔來到了這裡，可是此時覺得自己進退兩難。沒辦法我硬著頭皮跑到了二樓我班的教室，希望可以看見我的同學們。當我走到教室門口的時候失望再一次降臨給我，教室裡面是黑的。

我推開教室的門，啪的一聲按下了教室裡面的全部開關，誰知位於教室前面的兩個管燈忽閃忽閃的好像是要壞了，後面的兩個是正常的。沒辦法我跑到教室的最後面找了一個位置坐了下來，安慰自己一會兒同學們就會來的。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忽然想起一陣腳步聲由遠到近，腳步聲停在了我班教室門口。難道是有同學過來上自習了？教室的門被吱嘎一聲推開了，進來了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大冬天的她身上怎麼只有一件裙子，難道是？我的心臟距離的跳動著，呼吸都要停止了，心裡大喊無數個救命啊。

我想她一定是來傷害我的，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沒想到她好像沒有看見我一樣，她找了一個教室前面的座位坐了下來拿了一本書開始翻看起來。她在一閃一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的刺眼，我祈求上蒼她千萬不要回頭。

我不住的顫抖著，教室後面有個側門我真想跑出去，可是我又害怕門被鎖住了跑不出去再驚到了她。

我不想看她又得偷偷的看著她，我怕她會突然來到我的眼前。時間是那麼漫長，漫長的猶如靜止了一樣。

同學，請問今天的解刨學作業是什麼？

她是在問我嗎？

我想說今天我們沒有解刨課，可是，可是。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怎麼？你不知道嗎？

她還不依不饒的了。

對了，我有一道題不會做你看你能不能給我看一下。

：

我真是不該如何是好的時候，她既然站起來朝教室後面走來。

她陰森森的對我說：同學，你是不是特別喜歡聽鬼故事？說話的期間只見她雙眼流出了鮮血，一滴一滴的流到她白色的裙子上。

她的腦袋開始裂開，白色的腦漿順著臉頰流淌出來。

她一步一步的靠近我，正當她的雙手要接近我的時候一個男聲打破了這恐怖的情景。

小圓，你怎麼來這麼早？

原來是班長來了，因為有人來了這白衣女鬼忽然消失在了教室里。

我看見了班長，也不管他是不是男生。能夠死裡逃生是件多麼幸運加幸

福的事情，我跑到班長身邊緊緊的抱住他。

只見他一動也不敢動，一臉懵逼的看著我。

經過了這次遇鬼的經歷我再也不敢一個人去上晚自習了，我害怕那再次遇到那個白衣女鬼，還去寺廟裡求了一個護身符帶在身上。

有了護身符的保護我在學校里平安的度過了最後兩年時間，直到畢業離開了學校，我才放心不用看見她了。

第十三級台階

作者：素蘭靜語



第十三級台階

周末和朋友出去玩，就讀於另一所大學的好友忽然神秘兮兮地告訴我，我所在的學院鬧鬼。我聽了之後啼笑皆非，我們學校鬧鬼我怎麼都不知道？好友見我不知道，非常驚訝於我的「孤陋寡聞」，「耳目閉塞」。她問我：「你們學校之前是不是失蹤了一個學生？」

我茫然表示不知。

好友怪我消息不流通，然後她又故作神秘地要主動講給我聽：據說有天晚上有個男學生在教室里自習，上到很晚，馬上就要關教學樓了才離開。

當他下到樓底正準備出樓的時候，他忽然想起有個東西落在教室了，便又折返回去。值班關教學樓的老師都看見他上樓的，還打招呼叫他快點，就要關門了。他答應了一聲，就一口氣衝上了樓。這時過道的燈都關了，於是他就數著樓梯的台階上樓，一，二，三……十一，十二，沒錯，每層都是

十二級樓梯。

他著急上樓也沒注意是幾樓了，只記得應該還沒到。爬了一陣，有些累了，他便慢下了腳步。他數著，一，二，三，四，五……十，十一，十二——好，應該是好了吧，他往前面平邁了一下，居然發現自己腳踢到一個台階。還有一級台階？難道是自己數錯了？可能吧，他這麼想著，就邁上了這階台階。他看了看，發現這就是他要去的那一樓層，然後就拐進去了。

過了好久，值班老師奇怪他怎麼沒下樓來，以為他趁自己不注意已經離開了。家長以為他在學校，學校也不怎麼查寢室，結果過了好久才發現這個人失蹤了。打了110報警，最後還是沒找到。據警方調查，那個老師是最後一個見到他的人。

「他一定是在教學樓里沒出來。」好友這麼認為，然後她又說：「你們那棟生物樓啊，相傳某一層樓的樓梯有第十三級台階，那層樓是平時看不到的鬼異空間，那裡面全是血淋淋的妖怪啊進去就出不來了啊。」

我仍是不怎麼相信的樣子，一看就像是鬼故事嚇人的。

好友講完之後問我：「難道你一點耳聞都沒有？」

我想了想，確實沒聽過。再說以大學生交際與際遇，說不定他是在外面出了什麼事情沒再回學校，結果就被以訛傳訛的變成這種故事了。

回了學校，我很快就將這個故事拋之腦後，每天照常學習生活。

。。。

直到有一天，晚自習之後我在十四樓的教室呆到很晚，值班老師都跑來提醒我趕快離開教學樓了，他說全教學樓就這一個教室和樓上一個教室亮著燈，他才跑上來叫我的。

我匆忙收拾起書和筆，快速離開教室，奔向樓梯。而值班老師又上上一層看看去了。下樓梯時，我下意識的數著台階下。一，二，三——走到下一層樓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好友講的故事，打了冷顫，回頭望了望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的樓上，以及微弱有幾絲光的樓下，空蕩蕩的教學樓冷清沉寂，我不

由有些害怕。

我忍不住去數樓梯，又不斷告訴自己不要去數，於是我一邊責備自己不該數，一邊給自己壯膽：「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數數樓梯嗎，沒事的，不數的話說不定還摔一交呢。」

這麼腦中交戰著，我倒忘了數到幾了。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已經快又下一層樓了，我凝神細看，似乎是還有兩個階梯。我再下了一級台階，卻在最後一個台階上停住了。我有些猶豫，心中有些隱隱的膽怯，但是又總得下樓去，於是還是下了這最後一個台階。

這時仿佛從哪傳來些古怪的聲音，就像是老鼠在噬啃著什麼。我覺得詭異，心中正忐忑，一個腳步聲又由遠及近，我一驚，小心翼翼的回身看去，卻是一個拿了本書的男生從樓下急奔而下，他路過我身邊，看我頓在那，便道：「這麼晚了還不去嗎？這樓快關了，寢室樓也快關了。快走吧。」

我看著他點頭，但看不清他的臉，看他說話的語氣，難道是認識我的？

我忽然想到他可能看不到我點頭，準備出聲回答，卻聽到他又開口道：「那一起下去吧，呵呵，據說這樓里鬧鬼，你一個女孩子呆那麼晚不害怕嗎？」於是他下走在前面，我也就跟在他的後面，「難道真的在鬧鬼？我怎麼沒聽多少說起過啊。」

他一邊下樓梯一邊說道：「你不知道嗎？據說有人在這層樓里失蹤了，因為他在上樓梯的時候數樓梯，數出了第十三級台階，這個台階之上，是另一個介於兩層樓間的空間。」

他的速度有些快，似乎都不怕看不清台階，我只是勉強跟著，因為有人陪伴也忘了最初的害怕，只是在每次下完最後一級樓梯的時候不敢大膽向前邁步子。

「樓梯就像永遠不到似的。」走了半天不到底，眼見又快下了一層，我不由感嘆：「唉，生物樓確實是全校區最高的樓，若不是上完了課乾脆就留在教室自習，我還真不可能為了上自習爬這麼高。」

他一聽，笑著道：「是啊，要不是為了拿忘了的東西，我也不會爬那麼高。」

拿東西？我心中一動，有些揣測，便沉默了。我們沒再說話，氣氛有點怪異，怎麼還不到一樓？我又下意識的又數起樓梯來，一，二，三……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

腳正抬起，懸空，剛要踏下去，突然覺得有些不對的抬頭，一個仿佛有個暗紅的人影站在那一層樓的一處看著我！

我一驚，把腳收回去，全身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卻聽見一個男性的聲音傳來：「那位同學，你怎麼還不離開？你得快些離開啊。」

我聞言望去，勉強看到一個學生模樣的男子拿著書本，似乎才從這層樓的某個教室走出來。

大概也是個上自習忘了時間的人吧？不對啊，值班老師說只有我所在那層和樓上有燈光……那這人……我忽然害怕起來，一下抓住前面的男生。他

似乎沒有覺察有人在說話，仍然兀自向前走著，被我一把握住，不解的回過頭來，「怎麼了？」他不解的問，「還是快點走吧，馬上就要到了。」

我沒有細想他的話，只是站在最後一介台階上，手顫巍巍指著他所站的那層樓：「你：你沒看見那一個人？」

「哪啊？」他反問道。

我再看去，剛才在那說話的暗紅身影已經不見。

我一抖，筆從我抱的書上滾落，叮噹，一聲掉在地上，聲音就如水中漣漪擴散開來，在靜寂的樓層中輕輕迴蕩。

我彎下腰，慌忙在黑暗中一陣摸索。我手在地上掃了幾下，我看錯，我一定是看錯了，對了，那麼黑的，我一定是看錯了……可那聲音呢？

「我來幫你揀吧？」他的聲音傳來。

我不經意抬頭，想要答話，卻嚇向後一倒，手撐在樓梯上，說不話來。

他詭異的笑著，就如瞬間移動般出現在我的面前，近距離與我四目相對他的背後隱約漂浮著另一個血紅的臉，那張臉滿是無奈，仿佛在無聲的嘆息。

我無法說話，只是反覆張著嘴看他漸漸滲血的臉。

他伸手來把筆遞給我：「怎麼？你不需要你的筆了嗎？」見我退縮，他又笑了，更多的血從他的五官中流淌出來，流淌到身下，滲透到地上，他的腳下，他的頭上，血紅一點點蔓延，擴散。他的聲音慢的毛骨悚然，好象鋸子在鋸鋼材一般尖銳：「你怎麼還在那一級台階啊，怎麼不下來啊？嘿嘿，這個身體的主人當初可沒你那麼猶豫哦？」他伸出另一手來，似乎是要來抓我，我張大了嘴，卻沒有任何聲音溢出。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冰涼的手握住我的手腕了！冰涼刺骨的寒意滲入我心，我想尖叫，可是我出不了聲，我閉眼，不，不要！

「你在這做什麼？」一個聲音忽然傳來。

我半晌不敢睜開眼睛。

「我說同學，你是不是摔交了啊？怎麼倒在這裡啊。」我感覺什麼光是到我臉上，我小心翼翼張眼，卻看見拿著手電筒的值班老師擔心的看我。

我趕忙爬起來，卻發現自己竟然已經到了這層樓上，我慌張四顧，生怕看到那些恐怖的畫面，然爾除了值班老師，什麼都沒有。我借著電筒的光，看到不遠處寫著「第十三樓」我一愣，走了那麼久我才下了一層樓？

「沒事吧？真是的，學校關樓梯走廊的燈關的太早了，害學生不安全，我一定要反映反映，改成聲控的多好，既省電又安全……還有啊怎麼現在學生離開教室也不隨手關燈，害我以為樓上還有人呢……」

值班老師絮絮叨叨地把我送出教學大樓，然後把樓門鎖上了。

走出大樓一陣冷風迎面而來，我稍微有些清醒。

難道一切都是幻覺？還是我做了一個夢？

月光淡然，卻能照亮眼前，我想看看時間，望向手腕，卻驚恐看見，我的手腕上赫然有段血手印！

鬼異空間

作者：洋洋



鬼異空間

晚上十一點，熄燈的鈴剛一響過，我就已經刷牙爬上床準備睡覺了。同宿舍的堅佬一邊繼續玩電腦，一邊轉過頭來奇怪地問我：「怎麼今天晚上這麼乖啦？轉性啦？還是吃錯藥？剛一熄燈就睡覺？！平時你可是全宿舍睡得最晚的人，好幾次我半夜一覺醒來還見你在玩電腦呢！」

我一邊用被子蒙住了腦袋一邊敷衍他：「沒什麼。累了，就早點休息唄。」

今天晚上感覺有點奇怪，什麼感覺呢？又說不清楚。平時我可是一到夜裏就來精神的，可是今天晚上腦袋一直昏昏沉沉的，又不像生病。好幾次神經兮兮地聽到有人喊我名字，出去看又什麼都沒有，宿舍的人也都說沒有聽到什麼動靜。

反複了幾次也被折騰得累了，想想這會不會就是平時聽說的勞累過度導

致神經衰弱？看看時間也差不多二點了，該熄燈了，索性就早點睡吧，睡著了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又看到這幅畫麵——蔚藍的海水，雪白的沙灘。但是海水是一動也不動的，沒有潮汐的起伏，一潭死水靜臥在那裏，像一具僵硬的屍體。沙灘很白，慘白慘白，沒有一點生氣，一眼望不到邊，像一張沒有血的大口，直挺挺地大開著。忽然沙灘遠處出現了一個飄忽的點，近了，是一個白衣女人，女人手中舞動著毒蛇般伸展的絲帶。

突然，一張黑色的網鋪天蓋地裹向我，眼前慘白的海水沙灘漸漸遠去，我越掙紮，黑網就裹得越緊，我漸漸透不過氣來，這時候，又聽到了那陣聲音，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叫我的名字……

我一驚，醒了過來。宿舍的燈已經關了，隻有時不時白色的反射光在天花板躍動，那是堅佬電腦屏幕的光線。他還在玩電腦。電腦的光摻和著黑夜的包圍，宿舍裏顯得亮不亮暗不暗的，有一種莫名詭異的色調。我輕輕鬆了一口氣，回想剛才的情景——這個夢很奇怪，我已經做過很多次同樣的夢了，

從十二三歲的時候就開始。隻是上一次做這個夢已經是兩三年前的事情了，怎麼現在它又突然出現呢？……這時候我似乎聽到一陣聲音，還是那把女人的聲音，在叫我的名字——一定又是神經衰弱。我這麼想著，沒有搭理，又躺下了。

「有人叫你名字呢。」堅佬的聲音。原來這小子早就發覺到我自己已經醒了，他站起來走過去開門，門口站著一個女孩子，原來剛才就是她在叫我。——怎麼這次原來不是神經衰弱了？是真的有人叫我？我自己都被搞糊塗了。

女孩子急匆匆地跑進來，聲音帶著哭腔：「快！快！他不見了……」原來是陳宇的女朋友，陳宇從初中就和我同班，大學又一起考到這個學校而且是同個係。同鄉同校加同班，關係自然非常鐵。聽了陳宇的女朋友阿潔上氣不接下氣的訴說，我才知道：原來他們今天晚上鬧了點小矛盾，陳宇說了些氣話就頭也不回地走了，也不知是去了哪裏。潔找不到他，怕陳宇情緒不穩定會出什麼事情，就找我幫忙。

原來是這樣。那就隻好去尋找他了。我一邊穿衣服準備出門一邊問她：

「你剛才是不是在門口叫了我很久，我睡著了沒有聽見，不好意思啊。」

哪知道她說沒有，說是剛到，之前到陳宇宿舍找過，找不到，打他手機也關了，又聯想到陳宇今天晚上一直有點奇怪，不明不白一直說有人在叫他名字叫他過去，現在又失蹤了，所以嚇得六神無主，隻好來找我。我一邊安慰她說沒事沒事的，一邊自己心裏也疑惑起來：她剛來我宿舍的？那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我聽到的喊我名字的聲音是怎麼回事？怎麼和她說的陳宇失蹤前的表現出奇地相似呢？我的心頭漸漸籠罩上一層不祥的陰影。

熄燈後的學校寧靜而安詳，像一個熟睡的老人。巍峨的主教學樓在寂靜的夜色中，筆直僵硬地矗立著，像具直挺挺的幹屍。遠近的樓都沒有了燈光，悄無聲息地潛伏在瀰漫的夜色中，仿佛一群伺機待動的惡狼。熄燈之後學生是不準出來活動的，所以我們不能喊出聲，隻能靠眼睛在黑夜裏搜索陳宇的身影。

談何容易啊，一番白忙之後，我建議我和潔分工，她回宿舍等著，陳宇一回來馬上打電話給我，省得人家回去了我還在瞎操心；另一方麵，入夜的

校園有些難以預料的危險潛伏，讓她一個女孩子出來找不合適。潔同意了她的安排，她回陳宇的宿舍等，我則自己一個人繼續尋找。

我沿著悠長的校道漫無目的地前行。夏末已經頗有些寒意了，這叫我去哪裏找啊？心裏不由得埋怨起陳宇這多事鬼來，要不是他，我現在正在溫暖的被窩裏呼呼大睡呢，哪裏用得著受這份罪！校道兩旁的路燈發出暗淡的昏黃的光，像醉眼惺忪的酒鬼斜視著我，風吹得樹沙沙地響，晃動的樹枝像魔爪一樣伸展舞動。入夜的校園，令人不寒而栗。

教學樓，校門，宿舍區，操場，禮堂……甚至連最陰森恐怖的實驗樓我都咬著牙去找過了，可是仍然沒有陳宇的影子。我想打退堂鼓了，可是就這樣回去怎麼和潔交代呢？正一籌莫展的時候，突然眼睛一亮！對了！還有一個地方，試試碰碰運氣吧！

剛想到的這個地方是教工宿舍後麵的一幢廢棄建築物。學校是新學校，有不少還在建設中的項目，到處有施工隊還沒清理幹淨的施工場所，這幢二層小樓也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和陳宇去郊遊回來，抄近路回學校經過那座

小樓，陳宇壞壞地笑著告訴我說這個地方很少人來，他有次和潔約會就是到這裏來的，這座小樓沒人住，是廢棄的。

「廢棄？！」我當時一聽就非常驚訝，「這麼新的樓房怎麼會廢棄呢？看這樣子應該是新建成沒多久的啊。」

陳宇撇了撇了嘴：「誰知道是為什麼。也許……哈哈……也許是鬧鬼呢，哈哈……」不管他，反正多處約會聖地也不錯，嘿嘿……」當然我隻當他是說笑的，也沒怎麼在意，事情過去這麼久也差不多忘記了。現在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又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那座小樓。突然有種恐怖的感覺，脊梁骨有點冷冰冰的，但是又有種奇怪的預感——陳宇可能會在那裏。猶豫了一下，我還是向小樓的方向走去。

路越走越窄了。過了教工宿舍區，已經幾乎是沒有路了。魯迅先生說：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以此類推，是不是沒有路的地方，就沒有人呢？……沒有人，那等待我的，將會是什麼呢？……

來不及細想了。夜，陰沉著……風的聲音越來越小，到最後隻聽得到腳步踩著雜草發出的絲絲聲。不時有橫七豎八的建築邊角料堆在路邊，從漆黑的泥土和夜色中突兀出一團銀白或幽綠，映著月光下的一閃，像鬼怪突然睜開的眼，猙獰地盯著你。沒有風，寒意卻越來越明顯地從背後襲來……

終於看見小樓了。但是幾乎沒有路可以靠近它，小樓前麵被叢生的雜草包圍著，差不多都有半人高。我一邊撥開雜草一邊向小樓接近，手接觸到橫七豎八的雜草，它們向兩邊倒去，發出沙沙的嗚咽聲，像抽泣，像哀訴。手上感覺冰涼冰涼的，帶點濕潤。是夜露打濕的麼？抑或是誰人的眼淚？……

雜草擋住了我的視線，我隻能抬頭望著小樓的方向，沒有辦法低頭看自己的腳步，地上似乎很泥濘，每一次提起腳都很費力，每一步踩下去，都要被吸進去的感覺。

突然，我的腳被什麼拉住了！從身後的糜爛的土地裏有一雙手把我的腳抱住！我心裏一驚，左腳邁不動，我不敢回頭，隻感覺那一刻全身的力氣都集中在被抱住的左腳上，猛地向前一拉！——「啪」一聲，好象什麼東西撕

裂的聲音，左腳猛地被一鬆，整个人站不穩摔倒在雜草堆裏，周圍冰涼突兀的雜草突然間把我包圍在中央，頭頂上的夜空被雜草或尖利或韌長的葉片割裂開，夜空，突然間仿佛支離破碎……

回頭借著月色細細一辨認，原來不是什麼手抓著我，是兩叢枯倒在地的雜草被踩踏交編在了一起，成了一個半圓形的環。我提腳的時候不小心套進了這個環，幹枯柔韌的草葉像一雙手一樣把我絆了一下。虛驚一場。我鬆一口氣，拍拍身上的灰，轉身摸索著向小樓走去。

經過了雜草叢，小樓前有一片開闊地。地麵很不平坦，奇形怪狀的石頭從濕滑的土壤裏露出棱角，像散落一地的屍骨。身後的雜草叢在刺骨的夜風中搖曳著，周圍死一般的寂靜，隻有沙沙的草葉齊鳴聲，像滿堂的喇嘛在低聲誦經超度亡魂。

暗淡的月光灑在小樓的窗玻璃上，破碎的窗玻璃剩下尖利的棱角映著月光詭異地閃了閃，我想起了野獸血腥的利齒。小樓有兩層。我走近，從窗口向裏張望——靜，裏麵出奇的安靜。沒有一點生命的氣息。慘淡的月光經過

破碎的窗玻璃折射進來，在地上形成詭秘的圖案。地上似乎厚厚地積了一層灰，久無人至的樣子。

各式各樣的建築廢料和幾件工具凌亂地扔在地上，像一個屠戮後的戰場。隻剩下帶著血絲的武器在苟延殘喘。房間挺大，空落落的。『停屍房！』——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突然掠過腦際，我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趕緊強迫自己打消了這荒誕的念頭，定了定神，才感覺後背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被冷汗浸透了。

風似乎大了點。不對，風裏似乎不隻是雜草顫抖的聲音，好象還有什麼隱約混雜其中，輕輕地，慢慢地，悠悠緩緩地蔓延飄送。我側耳細聽，專注地辨認著。聲音越來越清晰。

我嚇了一大跳——這聲音，難怪怎麼這樣熟悉！

竟然就是從小就時不時發生的那個神秘的夢裏，白衣女人那似吟似喚的聲音！！

怎麼竟然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響起？！

聲音似乎就在周圍，但是又無法辨認是從哪個方向傳來！我猛地一轉身，看到空蕩蕩的大房間裏，正對著我的那扇窗前，也站著一個身影！房間很大，光線很暗，看不清那人的樣子。

但是從那隱約的輪廓辨認一下，有點像是陳宇啊！我被自己的發現驚呆了。可是，可是，他怎麼會在這裏？！他在這裏幹什麼？！這裏，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月亮從烏雲裏探出頭來，慘淡的月光變得倉白，死氣沉沉地灑向這同樣死氣沉沉的一切。借著慢慢亮起來的月光，我發現，對面那個身影好象真的是陳宇！聲音也正是從他那裏發出的！

是他在唱歌？！

明明是一個男人的身影，聲音竟然是女人的吟唱，幽幽地，像巨蛇的蜿蜒，似乎有一股吸引力，讓你動彈不得，手腳酥麻了，大腦鬆懈了，仿佛有

人在輕輕喚我的名字，這聲音如絲一般滲入心底：「過來吧，過來吧，過來……」腳步不聽使喚了。那身影一點點轉過來，一點點靠近來……月光又暗下去，漸漸暗去的月光下，清楚地看見那身影的眼角閃了一閃，是墨綠墨綠的光……

大腦裏一片空白。輕輕的，似吟似喚的聲音回響在耳邊，那個纏繞我多年的夢又一次隱約浮現，靜止沒有流動的海，慘白慘白的沙灘，揮舞著銀蛇般紗帶的白衣人……接著是一張網，一張網……腳步不知不覺飄一般地向裏移動著……

突然，尖利而熟悉的聲音響了起來。口袋裏手機在撕心裂肺地叫著，我猛地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拉回現實，平時悅耳的鈴聲在這死一般的寂靜中顯得格外刺耳，但這救命的鈴聲，劃破了那勾魂奪魄的夢幻。

死水，暗沙，白衣人，黑網，忽然一瞬間從腦中消失。還是一輪慘淡的月，和著夢囈般的風冷冷地打量著六神無主的我。

一抬頭，空蕩蕩的大屋裏，那個恐怖的身影正一點點靠近來，看不見面目，隻有那墨綠的雙瞳在無邊的黑暗中詭異地閃了閃……

夜風把我凍得打了個激靈，手機不依不饒地嚎叫著，我突然猛醒過來，轉身沒命地跑。耳邊風呼呼地掠過，風裏鬼魅般的聲音漸漸和神秘的閣樓一起被越拋越遠——「回來吧，回來，回來……」

我沒命地跑，跑啊跑，沒有目的，沒有方向。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確認身後什麼都沒有了，那座小閣樓已經被遠遠拋開了，才終於在主教學樓的路燈前氣喘籲籲停了下來。

空氣似乎凝固了，路燈昏黃暗淡的光灑在我身上，像長輩的手輕輕撫慰受驚的孩子，周圍一片寧靜，隻有我呼呼的大口喘氣聲和清晰可聞的心跳聲。我不知道如果手機聲音再晚一點響起，如果我真的隨那勾魂奪魄的聲音去了，如果不是逃及時……那現在，會發生什麼事情。不敢想象……不敢……

稍微平靜下來，我拿出手機按照剛才那個救命的電話打回去。接電話是

潔：「陳宇回來了，在宿舍。」

我問她：「剛才你打電話來嗎？」

她說是啊，是想告訴我陳宇已經回來了，叫我不要找了，還問我為什麼那麼久都不接他的電話。

這麼說當第一次手機響的時候陳宇已經在宿舍了，那麼那個酷似陳宇的身影，那個呢喃哼唱著神秘的聲向我靠近的身影，那個差點把我魂魄勾走的身影……那，那難道是……？！我什麼都沒有回答潔的追問，長出了一口氣，順著路燈柱癱坐在地上，才發現，原來已經筋疲力盡了。

第二天我問陳宇去哪裏了，他說不過是在學校外面的電影院看電影，還怪我小題大做。他又反問我都去了哪裏，我說去了那間鬧鬼的小閣樓。他說你去那裏幹什麼，在那裏見到什麼了。

我說見到你了你在那裏唱歌呢。然後很嚴肅地告訴他說以後千萬別去那裏，不然出了事別說我沒通知你。陳宇笑著捶了我一下說——神經病，裝神

弄鬼的。

我沒有回答他。隻是個個吟唱著靠近的身影，還有黑暗裏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不時在記憶裏隱隱做痛……至今想起還心有餘悸，如果當時不是被突然響起的手機聲打破了幻境，我現在，會是在哪裏，會是什麼樣子呢？……還在這個世界上嗎？……如果不是，我又在哪裏呢？……

十一點十一分

作者：洋洋



十一點十一分

我手機鈴聲響了，是一條短信，是他！

四年前的今天，我剛剛進學校，懷著一份憧憬和一份感動，我是看著他考進這所學校，我才進的。

我叫雯瑕。而他叫陸華。轉眼就要各自紛飛了。我實在不舍，四年什麼也沒留下，什麼沒得到，懷著一份遺憾的別離，總是傷感。

最近班級裏流行起了一種靈異遊戲，叫做二點二。說可以幫助你實現願望，可是需要你付出很大的代價，就是把你最心愛的東西放棄了。

班級裏很多同學都在嚐試。我也卷入其中。

在我們學校的一角有一個極其陰森的地方，那就是實訓樓的303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完全符合了玩這個遊戲的環境要求。這裏原來是堆放各種標本的

地方，後來因為新樓造好了，所以新實驗室遷到了新大樓，舊實驗室裏的標本也被運了過去，但是依然有一部分在這裏，大多是人骨標本和軟體動物的標本，所以很為詭異，而且聽曾經的學哥學姐說那裏死過一個學生，是被同班同學嚇死的。

我們就打算在這裏玩這個遊戲，召集了大半天，結果真正敢來的隻有二個人，蝦子、溜溜、李強、麼麼、九九、曉曉、多多、瑤瑤、珊妮、陸華還有我。還好達到了遊戲的要求。

晚自習後，我們偷偷溜到了實驗室，開始了靈異之旅。走在實訓樓裏，靜的每個人的呼吸都聽的見。腳步聲回蕩在空氣中。

「我們還是回去吧，宿管阿姨要是發現了就完了。」蝦子拽拽邊上的李強說道。

「蝦子，你怕了啊，怕就直說嘛，還拿宿管阿姨當借口，虧你想的出來，平時見你晚上上網也沒說過啊！」李強撇著嘴回了一句。

「什麼啊！我才不怕呢！你瞎說什麼！」瞎子不服了，回了句。

「你們吵什麼啊！大家有膽量來就好了，有什麼可以吵的，我們女生都沒怕，蝦子你爭點氣啊！」瑤瑤聽著不耐煩了，拎著蝦子的衣角。

忘了說了，瑤瑤是我們班的女強人，184的個子男生看著都要讓三分呢！快到實驗室了，大家屏著呼吸，走著。306實驗室，在走廊的最裏面，漆黑的走廊似乎要吞噬我們所有人，到了實驗室門口，沒有一個人敢去推開門，大家呆呆地站在門外，「在這麼下去，天就要亮了啊！我來吧，麼麼不管不顧一腳踹開了門。」隻聽見，啊的一聲。

原來是麼麼叫的，我們急忙看他怎麼樣了，發現他的腳在出血，原來是被門上的一根鐵絲勾破的。還好不是很多血。

「進去啊，別讓我的血白出了！」麼麼癱著腿自己先進去了。我們也一一跟了進去，我跟在陸華的後麵，小心翼翼地走進去。

大家圍坐在一起，準備開始玩遊戲了。我已經嚇的在冒冷汗了，但是想

想我一旦宣布退出，大家都不能玩了，就咬咬牙繼續留著。我環顧了一下四周，發現那些人骨標本都在盯著我看，空洞的眼睛好像能射出利箭。

我推推邊上的九九，「九九，你又沒有覺得有東西盯著你看啊？」

「有啊！」

我一嚇，問：「什麼？」

「你啊，哈哈！」

「好啊！你要我啊！」我又好氣又好笑。

「大家安靜了，我先把遊戲規則重複一遍，大家認真聽好了！」領頭來的珊妮發話了，我們靜了下來。

「現在是十一點鐘，我們先把自己的手機拿出來，全部放在中間，等會大家把帶來的紅布拿出來，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一定要蒙緊了，否則後果自負，我來點蠟燭。」

珊妮拿出兩根白色的蠟燭，放在地上，點起來，我看著就像是祭拜死人一樣。

「大家跟我一起念，十一點十一，十一點十一，你在地下，我在地上。十一點十一，你上來幫幫我，我拿最愛的東西回報你。」，我們機械地跟著珊妮念著。

想不到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還真的身體力行了一回靈異遊戲。「好了，還有三分鐘了，大家把眼睛蒙上吧，然後和你邊上的人拉好手，記住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要鬆開！記住聽見自己的手機鈴聲響了，就證明十一點十一找到你了！」

我們蒙好眼睛，我的左邊是九九，右邊是陸華，我很激動，這是我第一次拉他的手。蒙上眼睛的我固然害怕，但是想到右手的溫暖就好了很多。

透過紅布，眼前一片紅色，隻有跳動的燭光給了點光明，看不見其他同學的臉。隻能聽到同學的呼吸聲。三分鐘應該過去了，突然曉曉的手機鈴聲

響了，她最喜歡 TWXQ 的歌了，過了一會，就聽見曉曉在笑，然後突然不笑了。我們蒙著眼睛什麼也不知道，所以就沒管。接下來是溜溜的手機鈴聲，是讓人聽著糾結的《忐忑》，我忍不住笑了，但是一笑紅布就鬆了，往下掉了點正好，留了一條小縫，我想珊妮說在遊戲過程中絕對不能鬆手，所以就沒去整理紅布，可是我後來發現了，這條縫對我來說是多麼重要。

透過燭光我看見溜溜背後站了一個女人，一張沒有五官的臉，讓我嚇的渾身在抖，更恐怖的是，那女人拿了一把鋸子在鋸開溜溜的頭，我看見鮮血噴湧而出，還有白色的*迸出，可是溜溜好像沒感覺一般，還在笑著。在他旁邊的李強和曉曉沒有任何反應，不對，曉曉不見了，我發現溜溜的左手邊空空如也，但是他的左手還懸在半空中，像是抓著什麼東西。我想大叫，可是我發現我根本喊不出聲來。

我絕望的拉拉旁邊的九九，可是她好像沒有反應一樣，突然覺得右手被人握得很緊，我感覺到了，陸華也知道有地方不對勁了。

等我再向溜溜的方向看去時，溜溜也不見了，然後是蝦子的手機鈴聲響

了，是鳳凰傳奇的《月亮之上》，我驚恐地看著蝦子被無臉女人，劈成兩半，血液流了一地，還有各種器官，我的胃裏一陣惡心，同樣的蝦子也消失了。

一切的一切好像沒發生過一樣，又是一陣熟悉的手機鈴聲，是太多的《給我一首歌的時間》，我知道又要發生意外了，可是那個女人沒有站在她的背後，而是飄到了李強的身後，女人將李強的心髒掏了出來，放到了多多的腿上，李強和多多同時消失了，我突然懂了如果我的願望是和陸華在一起，那麼我失去的也是陸華，因為我的願望和我的最心愛的東西是一致的，不僅我，每個人都是一致的，所以他們最想得到的也是會失去的。

想著想著，發現已經輪到麼麼了，無外乎，她被那個無臉女人殺了，她是被燒死的，被一團綠色的火。

然後消失了。接下來是瑤瑤，我本以為她會逃過一劫，因為她說過隻是為了幫我們湊滿人數才來的，並沒有什麼願望要實現，但是她也死了，被無臉女人鋸斷了雙腿。我的腦子裏不停的在想怎麼才能逃過這一劫，按照這樣的順序，珊妮下來就是九九，九九下來就是我，我下來是陸華，我慶幸還好的

陸華在我後麵。

陸華也知道了現在的處境，他一直握著我的手，我知道，我一定不能想著和陸華在一起，一定要想別的，而且要能拯救大家的。

可是在這種時候太難了，已經到九九了，我記得她一直跟我說，她想變得很漂亮，像明星一樣。所以那個沒臉的女人，把蠟燭的油滴在了她的臉上，我看著她的皮膚慢慢融化，可是她依然笑著，像是實現了願望一樣，對，想到這裏，我突然有了靈感，對啊，我隻要想著能夠通過玩這個遊戲實現一個願望，這樣自然願望就實現不了了。

身邊的九九已經消失了，我的手機鈴聲也響了，是《犯賤》，曾經覺得好聽，現在就跟催眠曲一樣，突然耳邊響起了一個聲音，應該就是那個女人的吧。

「我是十一點十一派來的使者，你可以說一個願望，我會幫你實現，但是隻有一個，一定要想好了。」

我說：「能想一下嗎？」

那個女人說：「可以，不過要快，我給你一分鐘。」

我拉拉邊上的陸華，示意他手鬆開一些，我在他的手心裏把我想說的話寫了下來，我盡量縮得很短。一分鐘到了，女人問：「想好了吧，說吧！」

我覺得女人的手放在了我的頭上，我說：「我的願望就是在這場遊戲中我的願望能實現。」

「沒了？」，女人似乎很驚訝，然後用很凶狠的聲音問，「你的願望就是這個？」

「對」，我回答的很堅定。漸漸的我感覺女人的手挪開了，然後覺得頭一重，就不省人事了。

不知多久醒過來發現躺在學校操場上，天依然黑著，我不顧一切，馬上衝到保安室，對保安說了情況，保安都以為我是神經病，要不是我拿出人命關天來，估計他們打死也不會去的，跟著保安，我又回到了那個恐怖的306

實驗室，隨著保安的電筒，果然地上躺著蝦子、溜溜、李強、麼麼、九九、曉曉、多多、瑤瑤、珊妮的屍體，他們臉上紅布還蓋著，手還拉著，唯少了我與陸華的屍體，我還活著，自然不會躺在那，陸華呢？

我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我不是跟他比劃過了嗎？而且他也看到了事情發生的一切，他肯定能明白的啊！保安立馬報了警，凌晨的校園就這樣被警車包圍著，九人一夜死亡，一人失蹤，這樣的案子在任何地方都是大案了！

我成了唯一的目擊者被調去做筆錄，但是我說的話每個警察相信的，都以為我是神經病。

正當我有口難辯時，陸華出現在警察局，「她說的是真的，的確是一個沒有臉的女人殺了他們，這是一個靈異的謀殺。」，警察覺得事情不簡單。可是看我和陸華累的不輕，也沒留我們。

出了警察局我就忙著問陸華，「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我說我的願望是永遠不要和你在一起。」我聽了心頓時啪的碎了。

可是想想也對，如果是永遠和我在一起，我就死了。

雖然慶幸我活著，但是聽著不好受。「雯瑕，你知道嗎？我的真的願望是和你在一起，但是我不能說，因為說了，就會你就會像李強一樣離開我。」

什麼，我有沒有聽錯？陸華說他想和我在一起？幻聽嗎？

「你剛進學校我就喜歡上你了，但是我覺得不該影響你，就一直放在心裏，但是快畢業了我覺得再不就沒機會了，所以……」

我確定我沒聽錯，陸華在對雯瑕表白誒！！我激動的一句話說不出來。

「你怎麼了？」

「沒，我很開心，我也喜歡你。我終於放大膽子說了這句話！」

「嗶嗶。」

我和陸華牽著手一起走回宿舍，可是在告別的時候，一輛警車開過來，碾過陸華的身體，我沒看錯，陸華出車禍死了，在我眼前死了，在向我要白

之後死了。在我以為我會得到幸福的時候死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徹底崩潰了。

之後，我整整一個月沒說過話。學校的案子結了，說是幾個學生在實驗室被謀殺，但是凶手也畏罪自殺，另一個學生出車禍死了。隻有我知道這是假的！是用來騙人的幌子。

我知道陸華是被我間接害死的，因為我錯了，遊戲的最後一條規定是這樣的，最後一個說出願望的人，願望是相反著來實現的，如果不是我在他手心裏寫下那行字，他就不會死了。

我畢業後，舊實驗樓被推平了，結果底下是一片墓冢堆，還發掘出了一具無臉女屍，樓是被推平了，我的記憶由誰來推平呢？

轉眼四年過去了，又到了相同的日子，晚上十一點十一分我又難以入睡，突然手機鈴聲響了，一看是一條短信，號碼是陸華的，我除了驚訝就是覺得不可思議，但是看完之後，我哭了，上麵寫著：十一點十一，我永遠感謝這一天，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說出我喜歡你！

死亡期中考

作者：素蘭靜語



死亡期中考

你經歷過靈異事件嗎？你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嗎？如果真的有鬼，你覺得那是什麼東西？

。。。

張艷做完最後一道幾何題的時候，牆上的時鐘指針剛好落在十點五十分上，教室里已經沒有其他同學了，學校的廣播如往常一樣提示：「同學們，請儘快收拾好東西離開教室，教學樓將在十分鐘之後關閉電源……」

高考日趨臨近，一心想考清華大學的張艷披星戴月的為複習忙碌著，同寢室的幾位姐妹似乎不把高考放在心上，每晚回到寢室就鬧得天翻地覆，特別是號稱超級膽大的許燦，每晚都要講一個恐怖故事嚇唬其他姐妹。在這樣的環境下，可憐的張艷根本沒辦法安心學習，只好將學習地點轉移到教室。

收拾完資料正準備回寢室，突然眼前一暗，整個教學樓都黑暗下來。張艷皺一下眉頭，小聲嘀咕：「什麼嘛，明明說的是十分鐘之後關閉電源，這還五分鐘都不到呢，樓管員那個死老頭，真是天殺的，遲早要被學校開除！」一邊埋怨，一邊摸索著往門口走。

樓道里的地板是用大理石砌成的，有很好的反光效果，張艷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地板上拉出長長的影子，有些扭曲。走到一層樓梯口時，她頓時驚呆，在她眼前，赫然豎起一道堅硬的鐵欄杆，擋住了她與寢室之間的去路。

「天哪，怎麼會這麼倒霉！」張艷萬萬沒有想到，管理員在沒有巡視教室的情況下就關閉了大門，簡直是玩忽職守。心裡雖然有一大堆的怒火要發，但在這個緊要關頭，她只能忍氣吞聲。門衛房有亮光閃過，她使勁拍打著鐵欄杆，大聲喊叫：「來人啊！來人啊！有人被關在教學樓里了……」可是，儘管喊破喉嚨，對面也不見一個人影。

張艷有些絕望的靠在鐵欄杆上。剛才一番抱怨和喊救，時間已經磨蹭了很久，周圍樓房的燈已經全部熄滅，教學樓借不到任何燈光，頓時漆黑一片，

就連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也只有微弱的反光。

一陣恐懼席捲而來，張艷身體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戰。她強打著精神，摸索著回到教室。畢竟教室里比較熟悉，而且她的課桌里還有一隻備用的手電筒，剛才的恐怖似乎減少了幾分。

摸索手電筒的時候，張艷意外的發現桌倉里還有一盒吃了一半的蛋黃派，此時沒有吃晚飯的她已經饑腸飢腸了，一掃剛剛的恐懼，手口開始並用，盡情的享受起來。

填飽肚子之後，張艷看到門衛房的燈已經熄滅，對今晚能否走出教學樓這一想法給了堅決的否定。無奈，她只能將手電筒打開放在一邊，爬在桌上沉沉進入夢鄉。

。。。

「鬼！鬼啊……」一聲尖利的喊叫，504寢室的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所有女生都尖叫著靠在一起，眼睛一動不動的盯著門口。突然，吱呀

一聲，寢室門緩緩打開了，外面漆黑一片，看不到任何東西。稍微有點膽大的吳夢挪著小步，打算將房門關住，就在她剛要抬手時，一個人影瞬間出現在面前，所有女生都在瘋狂的喊叫聲中抱成一團。

而此時，門口的人影哈哈大笑起來，女生們睜眼一看，原來是許燦。大家長舒一口氣，紛紛指責許燦。可她卻神秘的說：「姐妹們，其實呢，這個世界上最恐怖的不是鬼，而是人！」然後，她開始繪聲繪色的講道：

有一天，一個單身居住的年輕女孩，碰到了ㄟ年沒見的大學朋友，她邀請同學去她的住處遊玩。兩個人聊天聊到了很晚，就在女孩們決定要睡覺的時候，她的朋友突然說口渴，想要女孩和她一起去超市買果汁。

女孩說：「果汁冰箱就有啦。」但她的朋友卻執意說：「就今天，我離開這裡ㄟ年了，大學裡喝的那種果汁我非喝到不可！」一點都不肯退讓。因為朋友意志堅定到這種地步了，女孩也只好順從她。

兩個人一離開房間走了不久，朋友馬上臉色大變，小聲的附在女孩的耳

邊說……

此時，許燦故弄玄虛的停頓了一下，眼神詭異的看著大家，突然，她跑到吳夢的旁邊，大聲說：「那個朋友對女孩說：我剛才看到一個男的拿著菜刀躲在你的床底下！」所有女孩臉色大變，紛紛用被子蒙住頭，吳夢更是害怕到極點，緊緊抱住了許燦。

許燦一臉滿足的掃視大家，當目光落在張艷的床鋪上時，她皺了皺眉頭，「今天張艷那小妮子跑哪去了？」她看到張艷桌上的學習資料都不在，又望了望遠處漆黑一片的教學樓，嘿嘿笑起來：「那妮子肯定是被困在教室里了，哈哈……看來，今晚有機會嚇一下她了！」

吳夢這時探出小腦袋，氣憤的說：「小心你自己碰到鬼！」許燦哼了一聲，不屑一顧的走出寢室，飛快的向教學樓靠近……

。。。

睡意朦朧中，張艷聽到教室里有輕微的腳步聲，腦中一個機靈頓時清醒

過來。她的心開始撲通撲通狂跳，呼吸也緊張起來。她不敢回頭，怕看到原本不該看到的東西，只好乖乖爬在桌子上靜「聽」其變。

教室里的石英鐘滴答滴答跳動著，除了那恐怖的脚步聲，就剩下張艷輕微的呼吸。腳步聲漸漸大起來，在向她慢慢靠近，而且還伴隨著輕微的嗚嗚聲。

張艷額頭的汗珠大滴大滴落下來，她將頭輕輕挪動了一下，斜睨著眼睛從課桌縫裡看地面，一隻灰色的東西在慢慢靠近她的腳。她終於忍不住尖叫一聲，從板凳上狂跳起來，在手電筒餘光的照射下，她看到那灰色的東西轉眼消失，在它的後面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那是老鼠的尾巴。

張艷頓時疲軟下來，喘著粗氣，想：天不怕地不怕的張艷，今天竟然被一隻老鼠嚇得半死，真是沒用，太沒用了！這樣想的時候，她的眼淚不自禁的流了下來。還有整整八個小時天才能亮，接下來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恐怖的事情，想著想著，她的雞皮疙瘩又起來了。

很多時候，一些事情，你越不想他發生它就越會發生，就像此時的張艷。她的手不自禁的碰觸到同桌的板凳上，上面有一塊凹凸不平的地方，她拿起手電筒一照，整個人頓時僵硬了。那上面赫然刻著兩個字——劉琳。

學校里有一個傳言，六年前在 303 教室，有一個女生因為羊癲風發作，活生生的死在教室里，學生中鬧起了一陣恐慌。後來，學校為了闢謠，把 303 教室改成了實驗室，而那個死去的女生就叫劉琳。

張艷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就坐在劉琳曾經坐過的板凳旁邊。她舉著手電筒的手開始顫抖起來，她想起教學樓的電源不按時關閉，還有樓管員不巡查就關大門，心開始發虛，難道……難道這都是劉琳在「搞鬼」？

張艷一邊向教室外挪，一邊用手電筒照著那張板凳，生怕突然會出現什麼。就在她挪出教室的那一刻，她看到一個黑影閃進了樓梯口，瞬間即逝。她全身一陣麻木，顛顛巍巍的說：「劉琳，請你不要嚇唬我，我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任何事情，你坐過的板凳我還幫你擦過幾次呢……」

話音未落，就在對面廁所的牆角處探出一個小腦袋，發出嘿嘿的詭笑，那聲音似乎從胸腔中發來，陰沉恐怖。與此同時，張艷聽到身後也有東西在挪動，也發出嘿嘿的詭笑，她用餘光看到一個影子躺在地上，並慢慢向她靠近。一陣戰慄，她已經恐怖到極限，大喊一聲「救命啊」，飛奔向中間的樓梯……

。。。

此時，張艷身後的黑影摘掉頭上裹的紗布，小聲說：「強子，不用裝了，那個小妮子已經被嚇跑了，快出來吧！」

從廁所的拐角處走出來一個影子，也摘掉頭上裹的紗布，小聲說：「看來，今天晚上蠻順利的，那個東西非我們莫屬了！」

叫強子的人嘿嘿笑著：「那是當然，在我們這麼多天的精心策劃下，當然萬無一失了。」說著，兩個人鬼鬼祟祟的溜進去了 303 實驗室。

一陣噼里啪啦的聲響，那兩個人終於打開了實驗室的保險櫃，裡面是一

個黃色的金屬儀器。原來這兩個人是小偷，專門來偷學校裡面的珍貴儀器。叫強子的人哈哈大笑起來：「我們發財了，這個東西裡面至少含有兩百克的純黃金，三萬塊錢啊……」話音剛落，就聽窗戶上一陣清脆的敲擊聲。

兩個小偷抬頭一看，只見窗戶上閃著一個影子，舉起手電筒照了一下，竟然是一個懸掛著的人頭，眼睛瞪著大大的，眼帘下有兩道血痕，分外刺眼。兩個小偷驚叫一聲，悄悄臥在地板上。窗口繼續被敲打著，並傳來一個淒涼的女聲：「不要以為我看不見你們，這裡是我去世的地方，今天是我的回魂夜，放我進去，放我進去……」

那個叫強子的人斜睨著眼睛，看向窗戶，只見懸掛的人頭開始使勁的撞窗戶，想闖進來，而他看到最恐怖的是，在另一扇窗戶里又出現了一個同樣的人頭，嘴裡一字一句的喊：「我是劉琳！」

兩個小偷已經顧不得被人發現的危險，撞開後牆的窗戶，尖叫著跳了去……

。。。

而此時，窗戶上懸掛的人頭突然掉了下去，另一扇窗戶上的人頭開始整理頭髮和擦拭臉頰，然後哈哈大笑起來：「這些可惡的小偷，竟敢跑到我們學校來偷東西，也不看看許燦我是什麼人物，想趁機行竊，門都沒有！」她突然又想到被困的張艷，一邊收拾手裡的假人頭，一邊喊著：「張艷，你在嗎？我是許燦，快出來啊！張艷……」

許燦返回教室，沒看到張艷，鎖好教室門向樓梯走去，嘴裡還嘀咕著：「這個小丫頭，整天就知道學習，簡直成白痴了，被困在教室里，也不想辦法出來！還好許女俠我善於觀察。知道廁所里有個大窗戶可以爬到外面去，嘿嘿……」這樣自言自語的時候，她已經身處在二樓的樓梯口。

就在這時，許燦覺得腳被什麼東西抓住了，借著地上微弱的反光，她看到一隻血淋淋的手緊緊抓住了她的左腳，而在那隻手的下面，是一個爬在樓梯上披頭散髮的女人，滿面鮮血，恐怖不已。她幾乎要停止心跳，尖叫一聲：「鬼啊！」使勁踢開那隻手，哭喊著向廁所跑去，身後傳來那個女人恐怖的

喊叫：「不要跑！不要跑……」

許燦的雙腿不聽使喚的跨上了那個玻璃窗戶，突然腳下一滑，撲通從二樓掉了下去……

等許燦醒過來時，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旁邊圍了很多人——爸爸、媽媽、老師和同學。看到許燦醒來，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氣，老師微笑著說：「許燦，你是學校的英雄，昨晚就是你的英勇保護了學校的珍貴財產，才使我們沒有蒙受巨大的損失。那兩個小偷在跳樓的時候摔斷了腿，現在已經被刑事拘留了……」

許燦正要訴說自己遇到「鬼」的經歷時，突然聽到另一頭病床上的張艷講述著她被困在教學樓里的驚魂一幕。故事後來的結局是：張艷被那兩個黑影嚇跑之後，狂奔下樓梯的時候失足滾落下去，頭和手都碰破了，流了大量血。當她聽到走廊里許燦的叫喊聲時，辛苦的爬上樓梯想抓住她的腳求救，結果卻被她踢開手飛奔逃離，所幸的是，她們的喊叫聲正好被巡夜的門衛聽到，兩個女孩及時獲救……

之後不久，學校開除了那個玩忽職守的樓管員，並發出通告，不許學生夜間在教室獨自複習。而張艷自此不再提那一夜的事，女英雄許燦也不再講恐怖的故事。

真是一場既恐怖又搞笑的誤會，很多時候，人不是怕鬼，而是怕自己，因為人的幻想會使原本不存在的東西變成現實……

在我們生活中，諸如此類的事情非常多，往往虛無的東西，被我們想像成了真實，迫使我們一步一步走向自己製造的恐怖漩渦。

但，我們需要相信的是，揭開真相的唯一法則，就是強大的內心！

紅色日記本

作者：素蘭靜語、洋洋



紅色日記本

喜歡霸凌人是嗎？

小心你的報應是「——被、鬼、霸、凌

。。。

郭小茉拖著印花拉杆箱，背著新買的紅色皮質背包，站在車站等公共汽車。她要去的學校處於偏僻地帶，一個小時才有兩趟車。她站在站牌底下，已經等了有二十分鐘了，車子應該就快要到了。

郭小茉的父母都在老牌大學裡教書，都是觀念非常保守的人。女兒大了要上高中了，他們非得費盡心思找了一所私立女校，聽說不但升學率高，風氣也非常好，於是逼著郭小茉放棄了原本想要去的市立高中，選擇了這所澄明女高。說到底，就是害怕女兒不學好，早早的談戀愛，耽誤學習。

本來，郭小茉的父母是要一起送她去學校的，但沒料到，臨時接到電話，他們供職的大學緊急召開職工會會議。沒奈何，只得讓郭小茉自己一個人去學校報到了。

雖已入秋，天氣卻仍未轉涼，熾熱的太陽高懸在空中，散發著刺目的光芒。郭小茉站了這半天，已是一頭一身的汗。就在她熱得實在受不了的時候，滴滴的汽車喇叭聲響起，去往澄明女高的公共車終於到了。

車子裡面的人並不多，空著好些位子。郭小茉放好行李，挑了個靠窗戶的座位坐了下來。拿出手機調出音樂戴好耳塞，她一邊聽著歌曲，一邊望著窗戶外面的街景，等待著到達目的地。

大汽車晃晃悠悠的行駛著，漸漸駛出了繁華熱鬧的地帶。道路兩旁的房屋建築越來越少，最後幾乎難以看到建築物了。金黃色的陽光透過茂密的樹葉灑落在車窗玻璃之上，斑斑駁駁。郭小茉眯起眼睛，覺得十分的閒適。將要去往一個新的環境的不安，慢慢的減少了。

澄明女高建校於三十多年以前，勉強夠得上歷史悠久。學校圍牆之上密密的深綠色爬山虎，大門口斑駁褪色的「澄明女子高中」六個大字，以及泛黃髮黑的教學樓白色牆壁，都透露出了一種隱約的滄桑感。報了到，繳納了學雜費，分好了寢室，郭小茉拖著行李箱，帶著一路骨碌碌的響動往寢室樓走去。剛剛才知道一個寢室會住四個人，但願，都是些好相處的人。就算不能成為好朋友，至少，能夠做到和平相處。

一路行來，郭小茉發現，校園裡種了許多樹木，空氣因而十分清新。草坪里開著好些不知名的小花朵，黃花瓣，白心子，很素淡的樣子。寢室樓在很偏僻的地方，她走過了大半個校園，方才遙遙望見了那棟十幾層高的暗黃色大樓。這寢室樓，距離教學樓還真是有點遠啊。

找到管理寢室的老師，領取了寢室鑰匙，郭小茉走進電梯，按下了十二層的按鈕。寢室樓裡面的空氣比起外面要幽涼很多，甚至於有種陰冷的感覺。窗戶很少，陽光照不進來，四處都是幽幽暗暗的，好像隨時有可能冒出個鬼怪來嚇人一跳。

郭小茉不怎麼喜歡這個地方，但，也沒法子，還是得在這裡住下去。

隨著叮的一聲輕響，電梯到達了第九層。走出電梯，拖著箱子經過長長的黑暗的走廊，郭小茉來到了分配給她的寢室1904號房間的門口。打開金屬灰色的房門，走進狹窄的房間，她看見裡面有三個女孩子在清掃著各處。也就是說，她的室友們都已經到了。

小小的白色房間裡，擱著四張鐵床。每張床都是上鋪，下面是書桌和衣櫃，床桌櫃都是連在一起的。房間外面有個小陽台，陽台連接著一個狹小的衛生間。太陽已西斜，紅黃色的光輝透過玻璃窗照在藍白色的地板上，也照在了郭小茉的身上。這裡，就是她未來三年要居住的地方了，希望，能有段美好的回憶吧。

郭小茉的住校生活就這樣開始了，從一開始的緊張不安還有新鮮感到習以為常，她適應得很好，也漸漸喜歡上了這所幽靜的學校。因為是女校，所以學生並不多，沒有一般學校那樣熱鬧喧譁，愛靜的郭小茉很是喜歡這種環境。也許，父母的選擇是正確的，她這樣想到。

這一日下午放學之後，因為只上了兩節課，距離吃飯還有一段時間，與郭小茉同班也是同寢的段可兒邀她一起去散步。兩個女孩子悠閒的在校園裡閒逛起來。秋風輕揚，斜陽溫暖，天氣不冷也不熱，十分舒適。兩人邊走邊聊天，不知不覺的遠離了人群，逛到了非常偏僻的地帶。走過青磚鋪就的道路，前方是一片綠幽幽的小樹林，林中空氣沁涼而清新，聞起來沁人心脾。她們走入樹林，在林中草地上席地而坐，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聊著。風過林梢，沙啦啦的響。樹根下有紫色和紅色的野花，隨風搖曳著。整個天地間，仿佛都浸潤著閒適的氣息。

又過了一會兒，兩個女孩子都覺得周身略起了寒意，於是準備起身離開。正在這時，一隻小白狗跑進了樹林，在一片灌木叢中呼呼的亂刨起來，泥土和草葉四處飛濺。刨得滿意了，它甩甩尾巴，心滿意足的往林外跑走了。被它糟蹋得一片狼藉的草叢中，露出了一小團紅色。

「這是什麼？」段可兒走到灌木叢邊，好奇的撿起了那團紅。拿到手上一看，卻原來是一本用透明塑膠文件袋封好了的日記本。「誰會把日記本藏

在這個地方。真奇怪……」說著，她開始動手拆開塑膠袋。

「喂，不好吧，隨便看別人的日記……」郭小茉猶豫著說道。

段可兒仍然繼續著手上的動作，滿不在乎的說：「怕什麼，是我撿到的，看看也沒關係吧。」說著，她拆開了袋子，將日記本拿在手上翻看起來。一邊看，她一邊說道：「嗯，是本記載了戀情的日記啊……我看看，她喜歡的人是……呀！」她突然大驚小怪的叫了起來，「小茉，你猜，她喜歡的人是誰？」

「是誰？我們認識嗎？」郭小茉問道。

「認識，可熟悉了。」段可兒邊看邊回答道，「竟然是林老師啊！嘖嘖……」

「林老師？」郭小茉吃了一驚，「是教我們物理的林老師嗎？師生戀？」

「就是教物理的林老師，不過不是師生戀，是這個女生一個人的暗戀而已。」段可兒說，「嘖嘖，真痴情啊。我念給你聽：每一天，每個小時，每

分每秒，我都想看到你。只要看著你，再枯燥的課文也變得充滿喜悅，從你口中說出來的每個詞每個字，都像在天籟一樣。林文，我愛你，我真的好愛你，你有沒有那麼一點點喜歡我呢？在你眼裡，我有沒有一絲一毫的與眾不同……」

段可兒繪聲繪色的念著她手裡的日記，忽然一陣大風乍起，吹得樹木呼呼直響，吹得兩個女孩子渾身發冷。郭小茉抱著胳膊，撫摸皮膚上的雞皮疙瘩，說道：「別念了啦，我們回去吧。」

段可兒收起日記簿，往胳膊底下一夾，道：「好，我們走吧。」

郭小茉問道：「你不把日記本放回去嗎？」

「我拿回去看看，寫得還挺有意思的，哈哈。」

聞言，郭小茉無可奈何的搖搖頭，隨她去了。

兩個女孩子走出樹林，往食堂的方向走去。在她們的身後，樹林最為幽暗的地方，顯露出一雙僵冷的眼睛，定定的望著她們的背影，一直到她們消

失在道路轉彎處。

風吹得越來越大，灌木和樹枝都在狂風裡起勁的搖來晃去。行走在路上的段可兒突然停下了腳步，朝著後方看去。「你在看什麼？」郭小茉問。

「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段可兒不答反問道。

郭小茉也轉身往後看，側耳細聽，聽到了一陣隱約不定的哭泣聲。那聲音並不真切，興許只是風聲。「好像有哭聲？又好像不是，應該是風的聲音吧……」她不確定的說。

兩人又聽了一陣，越聽越覺得就是風聲，於是也沒有放在心上，徑直離開了。

吃過晚飯，又休息了一會兒，便是上晚自習的時間了。偌大的教室里燈光明明晃晃的亮眼，大家都安靜的看書寫字。能夠聽到的，只有翻動書頁和筆尖划動紙面的聲音。偶爾響起一兩聲輕輕的咳嗽，像刀尖劃破了絲綢一樣的打破靜謐。郭小茉手裡握著筆，飛快的在雪白的作業紙上寫出一行行墨黑的

字跡。寫著寫著，她突然感覺到了一道冷冷的視線，來自於教室外面。是誰在看她？她抬起頭，望向窗戶之外，視野里出現了一張死白色的女孩的臉，冰冷的眸子靜靜的凝視著她。吃驚之下，她「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引得老師和同學們紛紛看了過來。「郭小茉，你怎麼了？」是老師在詢問她。

「外、外面有人。」她一邊回答，一邊再定睛望去，那張女孩的臉已然消失無蹤，窗戶外面一片漆黑。怎麼回事呢，難道是我看錯了？郭小茉心神不寧的想到。

因為上晚自習時出現了那麼一段詭異的插曲，整個夜晚郭小茉都有些惶惶不安，總感覺到在屋外茫茫無盡的黑暗中，有雙眼睛在窺視著她。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課，她像逃跑似的離開了教室，都沒有等段可兒一起走。

一路小跑著，郭小茉跑出了教學樓，往寢室大樓跑去。因為心慌意亂，她不小心撞到了人。

被撞到的是個高年級的女生，留著一頭微卷長發，她一把扯住郭小茉的

手腕，用的力氣大得令郭小茉「唉喲」一聲叫了起來。長發女生挑起細細的眉毛，開口道：「你眼睛瞎了嗎？」

「對，對不起……」郭小茉啞啞的道歉，「請你先放手好嗎，你弄痛我了。」

長發女生挑著眉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郭小茉一番，才放開手，冷笑著說道：

「你給我小心點。」

揉著被捏痛了的手腕，郭小茉再次向對方道歉。長發女生身邊簇擁著好幾個高高矮矮的女生，其中一個留著短碎發的笑道：「算了吧，姜夢，看起來是個剛入學的學妹，她也是不小心。」

聽了短碎發的話，名叫姜夢的長髮女生這才冷哼了一聲道：「算了，你走吧。」

如釋重負的長出一口氣，郭小茉向短碎發女生道謝後，轉身離開，朝著寢室的方向走去。因為這一番耽擱，路上的人已經不多了。當她走入一條光

線幽暗的林蔭道時，整條路上只剩下了她一個人。道路旁邊的黑鐵路燈沉默佇立，散發著幽幽的淡藍色光暈，照得樹木中影影綽綽的，藏著鬼怪一般。

不知道為什麼，踏上這條路後，郭小茉突然覺得非常的冷。她打了個寒噤，加快了腳步。大約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後，前方樹木的暗影中，緩緩的走出了一個瘦弱的身影。

她背對著郭小茉，腳步沉重的慢慢朝前走著。烏黑的長髮好像被水浸濕了，緊緊的貼著背脊。她的衣角和裙擺，也浸了水，一滴一滴的往下滴落。她低垂著頭顱，發出哀戚的哭聲，令人不忍心聽下去。

渾身浸透了水的女生走得很慢，郭小茉很快就趕上了她。經過她身邊時，用眼角瞟了瞟，只看見了垂落的黑髮下蒼白的額頭。這個樣子，是被欺負了吧？被別人潑了水？沒想到，在這個全是女生的學校里，也有校園暴力的存在。在心裡嘆息了一聲，郭小茉腳步不停的朝前走著。

「為什麼？」郭小茉才剛走出去幾步，突然聽見身後的女生說話了。她

忍不住停下腳步，轉身朝後方望去。卻見那女生依舊垂著頭，幽幽的開口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一陣寒風吹過，吹得那女生的髮絲和衣襟亂飛，瑟瑟可憐。郭小茉想了想，說：「有時候並不是你做錯了什麼事，而是人性本惡，你不要把原因都歸結在自己身上，一切都會過去的。」

瘦弱的女生看似慢實是快，幾乎是一瞬間，就來到了郭小茉的身邊。一股刺骨的寒意侵襲而來，冷得郭小茉開始瑟瑟發抖起來。那女生伸出毫無血色的蒼白手臂，握住了郭小茉的手。她的手*的，冷得像是冰塊一樣。她問：「會嗎？」

「真的會嗎？」

「所有的一切真的都會過去嗎？如果施惡的人仍然洋洋得意的活著，如果受到傷害的人無處伸冤，那麼，讓一切都過去，真的可以嗎？」

「真的可以嗎——」這一句話說完，她突然間抬起了頭，露出一雙遍布

血絲的充滿恨意的眼睛。郭小茉情不自禁的尖叫起來：「啊——」隨著這聲驚叫，大風驟然停止，瘦弱的女生竟在剎那間消失了蹤影。郭小茉停下叫聲，倉皇四顧，再看那不見那個女生的身影，只有道路的另一頭，有三三兩兩的幾個學生走過來，用奇怪的眼神看著她，竊竊私語：「那個女生在叫喚什麼啊？」「誰知道呢，有毛病吧……」

回到寢室之後，郭小茉依然有些驚魂未定。那個詭異的女生，究竟是怎麼回事？一想起先前的經歷，她就覺得身上寒浸浸的，好在，身處溫暖的燈光中，感覺比在外面好很多。不一會兒，段可兒也回來了。原本郭小茉以為，她會責怪自己沒有等她一起走，沒想到段可兒隻字未提這事，看上去有些神情恍惚的模樣。

。。。

寢室里的姑娘們都洗漱後躺上床不久，就熄了燈，房間陷入一片全然的黑暗。屋裡是幾個人清淺的呼吸聲，窗外有風吹過的輕微的鳴鳴聲，像隱隱約約的壓抑的哭泣聲。受到驚嚇的郭小茉一直沒有睡著，翻來覆去，眼前總

是出現那雙遍布血絲的眼睛。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才迷迷糊糊的進入了睡眠狀態。可是，睡著後沒過多久，她就被一陣斷斷續續的囁語驚醒了，仔細一聽，卻是段可兒在說夢話：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還給我，求求你們，還給我吧……」

「為什麼？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當郭小茉聽到後面幾句話，禁不住悚然一驚，完全清醒過來。那幾句話，不是那個詭異的瘦弱女生說過的嗎？段可兒怎麼會在夢中說了出來？等她再細細聽去，段可兒卻停止了囁語，靜靜的睡了。可是心中不安的郭小茉，卻怎麼也沒法進入深度睡眠了，一直到快要天亮了，才眯了一陣子。

因為晚上沒有休息好，白天上課的時候，郭小茉的注意力總是無法集中，恍恍惚惚的想要睡覺。她用手撐住下頷，勉強打起精神望著前方布滿字跡的黑板和正在講課的老師。看著看著，身穿黑色套裙的中年女老師突然變成了

一個瘦弱的女生，一身*的。她緩緩的抬起頭，露出黑髮下一雙血絲滿滿的眼睛，直直的望向郭小茉。她的臉色慘白，不似活人，用口型問道：「為什麼？」

「啊——」郭小茉難以自抑的驚叫起來，她霍然起身，伸手指向前方，「怎麼會，怎麼會……」

被郭小茉的叫聲驚嚇到，又被她伸手指著的女老師愣了好一陣子，才氣憤不已的喊道：「郭小茉同學，你是怎麼回事！」

「叮叮咚咚——」中午放學的鈴聲響起，被狠狠批評了一頓的郭小茉拖著沉重的腳步，有氣無力的走出了教室。段可兒跟在她身後，猶豫了一陣，才開口問道：「小茉，先前你是怎麼了？你看到了什麼？」

沒想到段可兒會極其嚴肅的問這樣的問題，郭小茉愣了愣，說道：「我看到了，一個女生站在講台上……」說著，她將昨天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訴給了段可兒，最後，問她：「你昨天晚上夢見了什麼？我聽見你說夢話了。」

段可兒說：「我記得不是特別清楚了，只記得，好像我在夢裡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女生，總是被班上別的同學欺負，後來，好像還被做了很過分的，令人難以承受的事……具體是什麼，我想不起來了。」

「這樣啊……」

「對了，昨天下午晚自習後，你怎麼沒等我一個人先走了？如果不是這樣，說不定你也不會遇到那個奇怪的女生了……」兩個人邊走邊聊，慢慢的走出了教學樓，來到了正在修葺的另一棟房屋旁邊。這棟房子是原來的老圖書館，年久失修，今年才開始進行修葺。房子周圍圍著塑料布，防止學生們走得太近，被磚塊之類的砸到。兩人剛走到塑料布旁邊，就聽到一聲淒厲的尖叫傳來，緊接著，便響起驚恐的哭喊聲：「死人了……」

怎麼回事，什麼叫死人了？兩人忙看向哭喊聲傳來的地方，卻是在房子的另一邊，被牆壁擋住了視線。兩人加快腳步，匆匆繞到那一邊，頓時，被

眼前看到的景象驚得說不出話來。

老圖書館牆壁的另一邊，被塑料布圍住的區域之內，躺著一具女學生的屍體。為什麼這麼肯定的說是屍體呢？只因她的腦袋被一塊碩大的水泥磚砸了個稀巴爛，紅紅白白的腦漿和骨髓濺到了淺灰色的地面上，分外觸目驚心。她的頭部被毀損得那樣徹底，以至於連本來面目都看不出來了。這可真是，算得上慘死了。

圍在這裡的人群越來越密集，膽小的女生們驚叫的驚叫，哭泣的哭泣。不多時，人群被撥開，幾個郭小茉熟悉的面孔擠了進來，卻是姜夢那一群人。昨夜飛揚跋扈的姜夢一見到那具屍體便大哭起來，哽咽著說：「青青不就是去上了個廁所嗎？怎麼會躺在這裡，她到這裡來幹什麼啊……」

聽起來，這個死去的青青提前出教室去上廁所了，卻不知道為什麼會來到這個正在施工的老圖書館旁邊，還將一條命葬送在了這裡。人生，真是莫測啊！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就會永遠的逝去。

高年級的學生陳青青的意外死亡令澄明女高的學生們很是惶恐了一段時間，但隨著日子一天的過去，惶恐與不安逐漸被沖淡了，校園生活又恢復了平靜。沒有恢復平靜的，大約只剩下與陳青青交好的她的朋友們。在青春年少的歲月里，一個好朋友的逝去，不是那麼容易忘卻的事。

這一天上午課間休息時，郭小茉去廁所。因為鬧肚子了，所以直到上課鈴聲響起，她都沒有從廁所隔間裡出來。鈴聲響起沒多久，廁所的門就被推開，聽腳步聲，不止一個人走了進來。

走進來的兩個女生沒有去上廁所，而是靠在牆邊，悉悉索索的不知道在幹什麼。待在廁所隔間裡面的郭小茉聽見外面傳來打火機的脆響，緊接著又聞到了香菸的氣息，才明白，外面的兩人是來抽菸的。

「你說，那天，青青究竟為什麼會跑到老圖書館那裡去？」這個聲音，有點熟悉，似乎，是那個叫做姜夢的女生。

「我也想不明白，她沒有理由去那裡啊……」另一個女生說道。

姜夢咳嗽了兩聲，又道：「這段時間以來，我總覺得怪怪的，好像，被什麼人暗地裡窺視著一樣，真是莫名其妙。」

另一個女生聞言似乎緊張了起來，說道：「你也有這種感覺嗎？」

「也有？你是說……」

「嗯，我也有被人盯著的感覺，特別是在晚上，這種感覺最強烈。小夢，你說，會不會是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胡說八道，世界上哪有什麼鬼怪，都是人編出來的！」姜夢好像很生氣的說道。

另一個女生不敢再說這事，換了個話題道：「你還記不記得，那個時候，我們經常把……關在這裡面……，哈哈，不管她怎麼哀求，就是不放她出來……」

「當然記得，有好幾次，她被我們潑了一身的水，*的跑出去，呵呵，那個模樣，真是好笑……」

「她平時看起來不聲不響的，沒想到暗地裡膽子還挺大，居然喜歡教我們的老師。要不是我們翻出了她的日記，誰能知道這事？」

「哼，越是表面上看起來清純的，骨子裡就越悶騷，我早把那個賤人看透了……」

外面的兩個女生又說了一陣子話，便離開了衛生間。郭小茉這才從隔間裡走出來，聞到外面的煙氣不禁皺了皺眉。洗手池裡，還留著半截沒衝下去的菸蒂，黃黃的很是難看。她們口中所說的那個女生，是不是，就是那日自己和段可兒一起檢到的日記的主人？原來，是姜夢她們的同學嗎？正如是猜測著，突然衛生間裡面的頂燈一陣閃爍，暗淡了下來。與此同時，一陣若有若無的哭泣聲，在寂靜的空間裡響了起來。

「誰，誰在哭？」郭小茉出聲問道。

沒有人回答她，哭聲卻愈發的清晰了起來，聽上去，是從最裡面的廁所隔間傳出來的。郭小茉咽了口唾沫，提起腳往裡面走過去。來到最後一扇淺

褐色的門板前面，她抬手輕輕的敲了敲：「有人在裡面嗎？你怎麼了，要不要幫忙？」

郭小茉的話音剛落，哭聲便戛然而止，衛生間裡變得無比的安靜，靜得能聽到水龍頭滴落水滴的微聲。一陣寒涼的空氣，悄無聲息的包圍住了郭小茉，令她從骨子裡感到了難以忍受的寒意。這是怎麼回事？

不敢再停留在這裡，郭小茉想要轉身離去，可是，她的身體突然不受她自己的控制了。她心中想著要趕快離開，身子卻一動不動的站在原地。怎麼了？這是怎麼了？快動啊，趕快動起來啊！她心中焦急萬分……

滴——答——水滴拉長了調子從管道滴落進水池。

砰——最外面的隔間門板被風吹動，撞擊了一下門框。

吡啦——雪白的頂燈閃爍了一下，暗了又明。

郭小茉的正前方，一直緊閉著的門板突然開了一道縫隙，冷風從中吹出，帶著微微的血腥氣，撲向驚恐萬分的女生。

吱——吱——吱——門板帶著悠長澀滯的聲響，一點一點開啟得更大，直至完全敞開，令郭小茉得以清楚的看到門板裡面的景象。那裡面，沒有什麼可怕的东西，血腥恐怖的場景，只有一個泛了黃的陶瓷馬桶，靜靜的立著。狂跳的心臟漸漸平靜下來，郭小茉發現自己的手指可以動彈了。想來，過不了多久，她就能走動了。

就在這時，頂燈又開始閃爍了，吡啦，吡啦，一明一暗，又是一明一暗。當又一次短暫的燈光亮起，郭小茉看見隔間裡出現了一個人影，一個瘦弱的女生。還沒等她看清楚那個女生的模樣，燈光又再次熄滅。閃爍不定的光亮里，她看見了一張血肉模糊的碎裂的臉孔，血色瞳眸定定的凝望著自己。她張開嘴，一股黑血從嘴角流下，嘶啞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問道：「為——什——麼——」

「啊——」這恐怖至極的景象令郭小茉大叫出聲，「你，你是，你是什麼人……走開，你走開啊——」

一身鮮血淋漓的女孩沒有如郭小茉所願的離開，反而距離她越來越近。

她伸出染血的慘白的手，殷紅與死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血手距離郭小茉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眼看就要碰觸到她的臉龐。終於，郭小茉雙眼一翻，暈倒在地。

……郭小茉在做一個很長很長的夢，夢裡，她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她是個很內向很羞怯的女孩，不擅長應對人，只是靜靜的過著一個人的生活。可是，漸漸的，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班裡的幾個女孩子，不知道為什麼開始看她不順眼，總是找茬欺負她，並且，愈演愈烈。課本被亂塗亂畫，心愛的書籍被撕毀，桌椅被塗上膠水……這些尚能忍受。

但，她們已不滿足於這些，開始對她進行人身攻擊，四處傳言說她在外進行援交。還找機會將她關入廁所隔間，用洗拖把的髒水，淋了她一頭一身……一切的不公平，所有的苦難，她都默默的忍受了下來。不忍受，又能怎麼樣呢？沒有人站在她這邊，沒有人對她伸出手，給予她一點幫助。

陽光明媚的生活變得烏雲密布，她開始懷疑活著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她會遭遇這些，為什麼她們要這樣折磨自己，為什麼……所有的為什麼，都找不出一個答案。

突然有一天，烏雲中射出了一縷陽光，她重新找到了活著的意義。那一天，她又被那幾個可憎的女生潑了一身髒水，哭著往教學樓外跑去。一不小心，她撞在了他的身上，將污水蹭到了他雪白的襯衫之上。可是，他非但沒有責怪她，還輕言細語的問她是怎麼了，還將手帕借給她，讓她擦一擦臉上的污水。

他溫柔的笑臉，就這樣深深的銘刻在了她的心底……

郭小茉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正躺在校醫室裡面。寬大的窗戶半敞開，雪白的窗紗被微風吹起，輕輕的飄揚著。她看著隨風飄動的窗紗，腦子裡仍有些恍惚，還沉浸在那個長長的夢境之中。

當她完全清醒之後，想起昏倒前的可怕遭遇，不禁全身一凜。那個一身

血污的女孩，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是她遭遇到這些？她想得腦袋都痛了，還是想不明白。

郭小茉醒過來之後，校醫給她做了檢查，宣布她沒事，可以繼續去上課了。但如果以後又出現這種無故昏倒的情況，就要去醫院進行詳細檢查了。郭小茉心裡清楚，她不是無故昏倒，是遇到了不乾淨的東西。

但是，有必要說出來嗎？別人會相信嗎？會不會反而會覺得，是她的腦子出了毛病……這樣顧慮著，郭小茉沒有說出自己的恐怖遭遇。

走出校醫室，郭小茉慢吞吞的朝著教學樓走去。低頭看一看手錶，正是下午第二節課開課的時間，還能趕得上上兩節課。此時天空中烏雲低垂，密壓壓的遮蔽了天幕，一絲陽光都沒有。

天地之間陰沉沉的，像是即將降臨一場大雨。幾隻飛鳥低低的飛過，呱呱的嘶聲叫喚著，簡直撕心裂肺。灰色磚石鋪就的道路旁邊，紅的黃的落葉被寒風捲起又拋下，沙沙作響。突如其來的，郭小茉的心中，生出一種不祥

的預感。她抬起手，捂住胸口，因為一陣心悸突來，令她感到有點喘不過氣來。

。。。

這是怎麼了？

這個時候，她正走到了教學樓底下。抬頭望去，二樓的窗戶前站著一個身材高大的女生，背對著她。突然，那個女生用自己的後腦勺狠狠的撞上了玻璃窗，一下，兩下，「哐」的一聲脆響，玻璃被她撞碎了，她卻還不罷休，轉過身來，伸長脖頸，用力的壓到玻璃碎裂的地方。她驚恐的雙眼對上了郭小茉的眼睛，她衝著郭小茉大喊道：「救救我——」可是，她嘴上喊著救命，身體卻像不由自主一般的再次撞向碎玻璃片……

郭小茉的視野里，只剩下了一片刺目的紅色。

殷紅的血液爭先恐後的從那個女生的脖頸間湧出來，流到碎裂的玻璃窗之上，又從玻璃片上流到了白色的牆壁上。紅與白，很相得益彰的顏色，此

時卻顯得那樣的可怖。人的身體裡，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血液呢？流也流不完……

郭小茉呆呆的站立在教學樓下，大腦里一片空白，沒有了任何反應。終於，有其他的學生注意到了那個將脖子卡在玻璃窗間的女生，驚聲尖叫起來。很快的，教學樓里喧譁起來，叫聲和哭聲響成一片。郭小茉抬起雙手捂住耳朵蹲了下來，眼淚大顆大顆的湧出眼眶……太可怕了，那血淋淋的場景真的太可怕了……為什麼，為什麼她總要遇到這種事？

第二天，郭小茉被老師從教室里叫出來，來到教師辦公室里。這裡有兩個警察正等著她，等著問她話。

「郭小茉同學，當時你為什麼會在教學樓底下？」

「我因為突然的昏迷被送去了醫務室，當時正從醫務室出來，趕去教室上課。」

臉色蠟黃的中年警察負責詢問郭小茉，另一個年輕一些的負責記錄。「當

時，除了死者，你有沒有看到其他人在？」

郭小茉仔細的回想著，語速緩慢的回答警察的問題：「並沒有別的人在，只有，只有死者一個人站在窗戶旁邊。」

「請你詳細的描述一下當時的場景好嗎？」

郭小茉努力克制著心中的恐懼，向警察仔細講述了她看到的一切。聽完她的話，中年警察皺著眉說：「你說，死者是自己撞碎玻璃窗，又自己將脖子壓上去的？」

「是的，但是我想，她並不想那樣做的，因為她望著我說，救救我……」一想到當時那可怕的場景，郭小茉依然感到不寒而慄。

聽了郭小茉的回答，兩個警察面面相覷。中年警察乾咳了一聲，正想開口說什麼，卻被一個尖利的女聲打斷了他的話：「放開我，讓我進去，我有話要問那個叫郭小茉的……」說著，那人披頭散髮的衝到郭小茉面前，嚇了她一跳。定睛一看，卻原來是那個名叫姜夢的高年級女生。她臉上猶有淚痕，

雙眼紅腫著問郭小茉：「你就是郭小茉？你看到了李嘉死去時候的樣子？」

「是、是的……」郭小茉啞啞的回答。

「一定有其他人在，對不對？她怎麼可能自殺，怎麼可能，我不相信！一定有其他人在，是不是？」姜夢伸手用力的抓住郭小茉的雙肩，嘶聲問道。

忍著肩膀傳來的痛楚，郭小茉說：「沒有，沒有別人在，真的是她自己做的……」

姜夢望著郭小茉的眼睛，看到她確定無誤的神情，她終於不得不相信，李嘉真的不是死於他殺。她放開郭小茉，呆愣著站在原地。郭小茉看著她，發現她的眼神中，恐懼大過悲傷，她在害怕什麼？

姜夢失魂落魄的離開了，兩個警察又略問了郭小茉幾句話後，也離開了辦公室。郭小茉匆匆跑出房間，看見姜夢像個幽魂一樣，正從樓梯往下走。

「姜夢學姐，等一等！」郭小茉緊走幾步，趕上了姜夢。

姜夢偏過頭看了看郭小茉，面無表情的問：「有什麼事？」

郭小茉緊緊的盯著姜夢的眼睛，開口說道：「前段時間，我和我的朋友在樹林裡檢到了一本日記，那本日記應該是高年級學生的。姜夢學姐，你們班上有沒有人丟了日記本的？」

郭小茉原本只是試探著問一問，只因所有的怪事都是在她們檢到那本日記後開始逐一發生的。她沒料到，姜夢的反應竟然如此之大。她忽的睜大了雙眼，驚叫起來：「什麼日記，你在說什麼？」她伸出雙手，使勁推了郭小茉一把，「走開，你走開！」推開郭小茉後，她一路跌跌撞撞的跑下樓梯，自顧自的離開了。

郭小茉被姜夢推得一連往後退了好幾步，最後靠在牆壁上，才穩住了身體。她望著姜夢離開的方向，暗自沉吟。那本日記，果然有問題。日記的主人，是誰？是否，還在世呢……

夜晚，大家都回到了寢室。郭小茉走到段可兒身邊，問道：「可兒，前

段時間我們在一起檢到的那本日記，你把它放在哪裡了？」

「日記？嗯，我想一想……啊，當時我好像隨手就放在寢室的哪個角落裡了，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段可兒眨著眼睛說道。

「你怎麼不好好的收起來啊！快起來，我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郭小茉一邊埋怨，一邊把段可兒從座椅上拉起來，要她跟自己一起找那本日記。

段可兒一邊在寢室里找來找去，一邊嘟囔著：「又不是什麼很重要的東西，我把它收起來做什麼？話說，小茉，你突然要找那本日記幹什麼啊……」

「誰說不重要了，就是因為很重要，我才要你找啊……」郭小茉埋頭尋找著日記本，心裡暗自祈禱，可千萬別當垃圾丟了，一定要找到啊！

兩個人在物品堆積得亂七八糟的房間裡尋找起來，最後另外兩個女孩子也加入進來，一起找那本紅色封皮的日記本。還好，功夫不負有心人，段可兒在陽台的一堆雜物之中找到了那本日記。手拿著紅色本子拂去上面的積塵，郭小茉長出一口氣，終於找到了。

日記本上沒有寫名字，無從得知它究竟是屬於誰的。但是，可以肯定，這是個不祥的東西。自從她們發現了它，將它從泥土裡取出來，帶回寢室，詭異的事情就一樁接一樁的發生。也許，將它放回原處，生活就會恢復平靜……郭小茉躺在床上，如是想著。

夜深了，寢室里的女孩們都爬上了床。熄了燈，但房間裡面並不是全然的黑暗。有路燈的微弱淡光，從窗簾縫隙中照進來。影影綽綽的，能看到家具的輪廓。

寢室里的四張床都是上床下桌的結構，也就是說，大家都是睡的上鋪。郭小茉睡得很不安穩，心裡記掛著明天要將日記本放回原處的事。她翻來覆去的，總是難以成眠。床板吱呀一聲輕響，是她又翻了個身，將背脊對著外側。突然間，她覺得，有道視線盯著她的背，陰慘慘的，令她感到背脊發涼。

怎麼會有人從背後盯著她呢？這是上鋪啊……恐懼從心裡悄悄的升起，她一點點的轉動腦袋，朝後方望去。她的床鋪，掛著白色的薄紗蚊帳，不僅為了擋住蚊蟲，也為了保留一些自己的*。此時，透過紗帳，她能看到，自

己的身邊，躺著一條黑影！紗帳後方，只有空氣啊，這條黑影，就這樣直直的躺在空氣上，就像躺在一張無形的床上一樣！

牙齒上下打架，咯咯作響。她想大叫，叫不出聲，她想起身，無法動彈，夢魘了一般。

黑影慢慢的動了，手臂一點點的向上移動，朝著她這邊伸過來。一縷微光照在黑影的手上，她看見，那是一隻死白色的，僵直細瘦的手，女孩的手。這隻手緩緩的移動，撩開白色紗帳，放在她的手上。冷，冰冷，那是死亡的感覺。這隻冷而僵的手，絕不是屬於活物的。

冰冷僵硬的手放在郭小茉溫熱的手上，放了很久，也沒有被她手的熱氣沾染上一點點，它始終僵冷得像是屠宰案板上的一塊冷豬肉。也許過了很長的時間，也許其實只是一瞬間，黑影的頭部也開始動了，慢慢的朝著郭小茉移動過來。

一道微光從窗簾縫隙中照進來，它的頭部一點一點顯現在那道微藍的光

里。那是一張血肉模糊的臉，沾血的瞳孔直愣愣的看著郭小茉。看著看著，它流下淚來了。淚水混合著血液，流淌在那張可怖的臉上……

「我好孤獨，我死得好冤屈。你發現了我，你撿到了我，所以，我要讓你
知道，我要讓你看見……死去的已經死去，活著的依舊活著，這個世界，
從來都是不公平的。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世界不給我公平，我就自己
去尋找公平，我自己來……你看到了嗎？我的快樂和痛苦，我的喜悅和悲傷，
以及，我的委屈和不甘……」

細語低吟，在郭小茉的耳際，像是情人的呢喃，內容卻不是令人耳紅心跳的情話。她覺得自己全身都在劇烈的顫抖，可實際上她只是僵硬的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她能看到對方血絲滿布的眼睛，一瞬不瞬的緊盯著自己，帶著莫名的渴求。

它眼中流下來的淚水，混合了黑紅色的血液，變為兩行血淚，流過它龜裂的傷痕累累的臉頰，又一滴一滴的滴落在她的臉上。帶著祈求，帶著渴望，帶著期待被了解的心情。她覺得自己也哭了，心中除了巨大的恐懼以外，還

有莫名而來的強烈的辛酸和不甘。那不是她自己的情緒，她知道，那是它想讓她感受到的東西。

中午休息時間的教室里，學生們三三兩兩的聚集在一起或嬉鬧或聊天，也有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埋頭打瞌睡。陽光透過大幅的玻璃窗照進來，光線里飄蕩著金色的微塵。它們舞動不休，飄來盪去。

教室最後排靠窗的座位上，坐著一個瘦弱的女生。她留著漆黑的長髮，總是低著頭，讓人看不清她的表情。此時，她的面前正擺放著一本紅色封皮的日記本，手握著筆，沙沙的寫著什麼。

教室的另一頭，幾個女生正圍在一起談笑。其中，以一個留著微卷長發的漂亮女生最引人注目，大家稱呼她為「姜夢」。

姜夢一群人聊了會兒時裝，又談論了一陣子明星，覺得無聊起來。她取出一麵粉色的小鏡子，照了照臉，又照了照頭髮。這時，身材高大的名叫李嘉的女生用胳膊碰了碰她，見她看過來以後朝著教室後方窗戶旁邊努努嘴：

「小夢，你看，白玉箏在幹嘛。」

一個留著短碎發的女生笑道：「看起來，我們的大才女是在寫日記呢！」

「日記？」姜夢白皙的臉龐上露出一個促狹的表情，起身走到白玉箏身邊，雙手插在口袋裡，躬身去看她寫下的內容：「寫的什麼，讓我看一看——」

沒料到姜夢突然過來，白玉箏慌忙展開手掌遮擋日記本：「別，別看……」

「看看嘛，有什麼大不了的？」姜夢伸出手用力撥開白玉箏的手，想要拿走日記本。沒想到，一向逆來順受的人不幹了，竟然使力的推開了牠，嘴裡驚惶的喊道：「不要！」

姜夢一時不察，被推得腳下踉蹌著退開了好幾步，撞在了牆壁上。她惱羞成怒，示意那邊的幾個人過來幫忙：「給我拉住她！」

與姜夢一起的幾個女孩子都走了過來，其中兩個人一左一右的架住了白

玉箏，李嘉則從她手裡奪過日記本，將其交給了姜夢。姜夢笑嘻嘻的拿著日記本，一邊翻動，一邊高聲念了出來：「每一天，每個小時，每分每秒，我都想看到你。只要看著你，再枯燥的課文也變得充滿喜悅，從你口中說出來的每個詞每個字，都像是天籟一樣。林文，我愛你，我真的好愛你，你有沒有那麼一點點喜歡我呢？在你眼裡，我有沒有一絲一毫的與眾不同……」

隨著姜夢的聲音響起，教室里逐漸的安靜下來，無聊的學生們都專心聽起他人的*來。與此同時，被兩個人牢牢抓住的白玉箏眼中流露出絕望的神情，臉上的血色慢慢的消褪，最後一絲不剩，蒼白得可憐。那一邊的姜夢念著念著，哈哈大笑起來，邊笑邊說：「原來是本記載了暗戀的日記，看不出來啊，白玉箏，你竟然喜歡我們的老師，嘖嘖，真是沒把你看出來……」

教室裡面的人們竊竊私語起來，漸漸的，聲音越來越大：「膽子真大，竟然喜歡老師。」「真不要臉……」「看上去文文靜靜的，沒想到骨子裡是這種人啊！」

姜夢的臉上帶著一絲暢意的微笑，翻動著白玉箏的日記本，繼續念著那

些不能公之於眾的內容。少女卑微的暗戀，深切的情意，美好的妄想，一點點的展露在眾人面前。架著白玉箏的人放開了她，她卻像是仍然被人抓著一樣，一動不動的站在原地。她的眼神呆滯，表情木然，卻仍能讓人感受到她內心深刻的絕望。天黑了，夢醒了，世界崩塌了……

。。。

姜夢的臉上帶著一絲暢意的微笑，翻動著白玉箏的日記本，繼續念著那些不能公之於眾的內容。少女卑微的暗戀，深切的情意，美好的妄想，一點點的展露在眾人面前。架著白玉箏的人放開了她，她卻像是仍然被人抓著一樣，一動不動的站在原地。她的眼神呆滯，表情木然，卻仍能讓人感受到她內心深刻的絕望。天黑了，夢醒了，世界崩塌了……

一個陰天的下午，教學樓的天台之上。

烏黑的雲層層疊疊的擠壓在天空中，偶爾從縫隙里透露出一縷微光。遠處的樹林和陰沉的天幕連成一片，暗沉沉的一種綠色。風很大，吹動天台上

兩個人的頭髮和衣襟，簌簌作響。

姜夢伸手將一縷頭髮掠到耳後，勾了勾嘴角：「找我出來做什麼，嗯？」站在她對面的白玉箏抬起眼睛看過去，鼓足勇氣說道：「把日記本還給我。」她的臉頰和裸_レ露出來的手臂上猶帶著傷痕，看起來，這段時間，沒少受欺辱。

「你的日記本上寫著什麼不要臉的東西，大家又不是不知道，現在拿回去，還有什麼意義嗎？」姜夢帶著笑意回答道。

白玉箏咬了咬唇：「這不用你操心，把日記還給我就是了。」

姜夢笑了笑，伸手在包里掏來掏去，掏出那本紅色封皮的本子，走到天台邊緣，在大風裡搖晃著它，口中說道：「如果我不還呢，你待怎樣？」

白玉箏猛的睜大了眼，高聲喊道：「你已經把我的日記弄得人人都知道了，還想怎麼樣！還給我——」她似乎急紅了眼，三步並作兩步搶上前去，想要將日記本奪回來。風呼呼的吹過，吹動日記本嘩啦啦的響，雪白的紙張

翻開，露出上面漆黑的字跡。行行字跡，像一排排細密的針尖一樣，刺痛了她的眼，也刺痛了她的心。她伸手抓住本子往前拽，嘴裡喊著：「還給我！還給我……」

姜夢沒想到一向懦弱的白玉箏突然間發了狠，瘋了似的不管不顧只要將日記本奪回去。從來在白玉箏面前高高在上的她憤怒了，喊道：「你算個什麼東西，你以為你是誰，給我滾開！」

「啪！」一聲響亮的耳光聲在天台上響起，打人的人呆了，被打的人也呆了。姜夢抬起手，撫摸上自己發紅的臉頰，怔愣過後是難以抑制的憤恨：「你竟然敢打我！」她伸出手，用盡全部的朝著傻住了的白玉箏推搡過去。此時，白玉箏與姜夢都站在天台邊緣低矮的欄杆之旁，姜夢伸手一推，白玉箏頓時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仰面向後倒去。

大風呼呼啦啦的在天地間吹著，她的黑髮在風裡飄揚起來，衣袂翻飛，瞬間消失在姜夢眼前。不多時，教學樓底下傳來了沉悶的物體落地聲。

姜夢愣住了，過了陣子才將身體探出欄杆朝下看去。教學樓下方灰褐色的磚地之上，仰面倒著死不瞑目的白玉箏。在她的身體下面，黑紅色的血液緩緩流淌著，流了很大的一灘。姜夢慌忙縮回身體，嘴裡喃喃念著：「沒有人看到我，沒有人看到我，她是自殺，對，她就是自殺，她有自殺的理由，大家一定會相信的……」

姜夢跌跌撞撞的跑下天台，離開了教學樓。她來到偏僻處的樹林裡，將日記本埋在了灌木叢之中……

眼前的一幕幕場景慢慢的消散，郭小茉吃力的睜開雙眼，看見了一片光亮。原來，天已經亮了。她從床上爬起來，坐到書桌前，看著桌上紅色封皮的筆記本發呆。你死得冤枉，死得委屈，所以，你才讓我知道這一切，是嗎？這段時間莫名死去的那兩個女生，想來，也就是當初欺辱了她，助紂為虐的人吧？既然如此，就讓我，幫助你一次吧……

今天又是一個陰天，天空中烏雲沉沉，寒風呼嘯。郭小茉離開她自己的教室，往樓上高年級的教室里走去。走進喧鬧的大房間，她要找的人正坐在課桌前，手拿著一個化妝盒補妝。她徑直走了過去，對那人說道：「姜夢學姐，我有些事想要跟你談一談。」

姜夢對郭小茉的話充耳不聞，猶自往臉上額頭上擦著粉。等她補完了妝，才慢吞吞的收起粉盒，對郭小茉說：「你有什麼事找我？就在這裡說吧。」

郭小茉看著對方的眼睛說道：「真的要我就在這裡說嗎？是與一本日記有關的事。」

聞言，姜夢的臉色瞬間變得不好看了，她站起身來，道：「走吧，我們去天台。」

兩個人離開教室，來到了天台之上。姜夢略有些緊張的看著郭小茉道：「好了，你想說什麼，可以說了。」

郭小茉緊盯著姜夢，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姜夢，你去自首吧！」

姜夢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在胡說些什麼，我又為什麼要去自首？」

「我都知道的。」郭小茉說，「白玉箏，是被你推下樓的。」

「胡說八道！」姜夢尖叫起來，「白玉箏是自殺，人人都知道。她因為不要臉的事被大家知道了，沒臉繼續活下去，才自己跳了樓，跟我有什麼關係！」

「不是這樣的！」郭小茉高聲反駁她的話，「因為白玉箏打了你一個耳光，所以你就將她推下了樓，是我親眼所見！」

「你怎麼可能看見，那個時候你還沒有入學……」姜夢慌亂起來，但立即又鎮定了，「你有什麼證據嗎？空口白話，誰會相信你？」

郭小茉聞言沉吟起來，的確，白玉箏死去的時候她還沒有入學呢，誰會相信她的話呢？她能拿出什麼證據來嗎……

就在這個時候，姜夢得意洋洋的臉僵住了。她的腋下，一左一右伸出兩隻血淋淋的細瘦的手，像有個無形的人正從她背後伸出手來。兩隻血手緊緊的抱住了她，將她高高的舉了起來，在她的驚叫聲中，將她拋了出去，拋到

了天台的欄杆之外！不多時，「砰」的一聲悶響，從教學樓底下傳了過來……

寒風嗚嗚的吹著，有細細的雨點落了下來。郭小茉仿佛看見，雲層間有個瘦弱的女孩，對著她微微的笑了。

相關
的故事

我的校園有鬼

2024 年 1 月 3 日 初版第一刷發行

作者	陳秀玄、阮氏寶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劃	陳秀玄、阮氏寶珍
文字	陳秀玄、阮氏寶珍
攝影	Leonardo AI、陳秀玄、阮氏寶珍

發行人	應用中文系
總編輯	陳秀玄
主編	阮氏寶珍
設計	陳秀玄、阮氏寶珍

發行所
台灣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404336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Tel : 04 2219 5678



這些陰魂是否依然存在？

沒有人知道！

畢竟，陰界的事沒有人可以料的準！
或許，以後時運低或哪個跟它有緣
的學弟妹們，還會遇到它喔……



中科大

建議分類：文學/驚悚/恐怖



應中系出版 定價280元



我的校園 有鬼